

宣祖三

燃藜室記述

十三

燃黎室記述卷之

宣祖朝故事本末三

己丑鄭汝立之獄

己卯黨藉丑

鄭彥信 鄭慄附

鄭彥智

李潑 李浩

白惟讓

柳夢升

崔永慶

鄭介清

辛卯時事 梁十頃獄附

甲午追奪鄭澈官爵

吉雲節之獄

己丑黨人仲雪

鄭介清
柯字附

白雲

李新

韓

韓

韓

韓

韓

韓

懷黎室記述卷之

宣祖朝故事

己丑鄭汝立之獄

東人己丑錄青點西人己丑錄紅點

己丑十月初二日黃海監司韓準密啓入來是夜命云公承
旨禁府堂上入對復命入直摠管及至堂上下番皆入侍獨檢
閱李震吉易入以秘狀下示乃安岳郡守李韓載寧郡守朴忠
侃信川郡守韓應寅等上變事也全州居前修祺鄭汝立謀反
為魁其同黨安岳趙球密啓云分道禁府都事于海西湖南
會下李震吉于禁府即汝立甥也時政錄日月錄朝野記聞癸甲錄
汝立父希曾世居全州南門外初孕時其父夢見鄭仲天生時
又如之親舊來賀而無喜色年七八其群兒嬉則鵲起從甯至
趾希曾問曰誰所為也一婢見先答其由希怒叱汝立是夜曾

兒父母出巷而兒獨宿汝立刃刺其腹兒父母還則血滿席兒
斃矣頓足號哭令人會者如市汝立隱于暗處出曰無怪也此
吾所為不小怪聞者異之或以為惡將軍生其父嘗為縣汝立
時年十五六一縣事擅斷自姿官吏惟其言是聽帝曾咄而
已娶妻于金溝因居及登第棄官改讀書以此名重一道至以
竹島先生稱之性凶悍兄弟五六人皆不相容內外親戚無不
為仇敵陰有士族女青年喪夫財產頗饒無意再嫁汝立誣以
戶下強盜言于縣囚其奴婢乘夜強淫竟以為妾

氣魄威壯論議風生開口則不問是非病座稱歎每言司馬公
以魏紀年真是真筆天下公物豈有定主亮并為相傳非聖人
乎又曰不事二君乃王蠋臨死一時之言非聖賢通論柳下惠
何事非君非聖之和者乎孟子勸齊梁行王道非聖之亞者乎

第子趙惟直辛汝成等曰先生此等議論古今儒賢所未徒者

日月錄朝
野記聞

初汝立數被譴旨遁歸湖南朝廷每擬清望上終不許汝立
素有踴躍之志及挫甚反謀益肆乃假托諸學招聚無賴武
士僧徒離放其中見海西俗頑曾有林居正之亂未至黃海部
事不遂其安岳人遑崇福并年冷海州人池涵斗等潛相交結
汝立見機事頗泄失計事變乃陰部署約束期以是年冬入西
南一時舉兵直犯京師海西九月山僧有相應者僧義嚴銅其
狀密書載寧縣守朴忠侃忠侃遲疑未敢發安岳校生趙球呼
嘗稱汝立第子多聚徒衆飲驕蹴跡殊常縣守李軸掩抱問狀
球知不可諱盡以逆狀發告軸以書招忠侃來會以信川縣守
韓應寅台士可以取信朝廷乃以球詣信川聯名狀報于監司

韓準密啓上變

汝立傳通雜術知國家將有變歡京時作亂其全州金構茶仁
隣邑之諸武士及公私賤通上下作契名曰大同每月十五日
奔會習射曰六藝不可廢也獨內自家辦之飛簡刊邑未請名
物丁友倭變全州府尹南彥經請汝立計事一縣令聞軍皆聚
會無敢後者汝立分部諸軍各立領將皆是大同契親切武士
賊退散軍汝立令諸將曰他日有變汝等各領所部一時來到
軍簿一件汝立持去

賊臣鄭汝立博學強記貫穿經傳論議高激踴躍發李珣音囑
其才延譽之遂路清顯名辭藉甚珣卒反敗之上惡之棄官
歸全州屢徵不起武斷鄉各層謀不軌事發自殺潛謀
汝立與地涵道及僧義術道潛圖清等往海西歷覽九月滿山

還至湖西觀鷄龍山題詩廢菴曰客行南國過鷄龍眼初明躍
馬驚鞭勢回龍顧祖形葱佳氣含藹瑞雲生茂已開享運
何難致太平先時有

亡冀色與之謠汝立刻之王版令義

行置智異山石窟中托之游賞而得以時遵崇福社延洽尋在
座遂以汝立為應時之人又有謠曰桑生馬鬣家主為王汝立
其義術於後園剛桑文填以馬鬣日久史合招吟人見之戒勿

山口而削之於是民間咸傳云

野記聞

先數十年天安私奴名吉三峰者勇猛絕倫為獮賊官軍每襲
捕輒逃脫名聞國內汝立使誣斗揚言汝海西曰吉三峰三山
兄弟領神兵入智異山或入鷄龍山又曰鄭八龍神勇人當或
為王不久舉兵入龍即汝立幼孫而不知情者疑為別樣人於
是海西行言籍以為湖南全州地當有聖人作與極濟吾民

自此國家太平愚民間之眩惑喧傳

至男生而神采俊秀重瞳而兩眉有痣如日月狀汝立萌亦蓋

恃此子云供曰吉三峰多力如盤之石以手攻破當時問即李

恒福不能即書玉男曰何不以如盤大石拳叩即破書之上同

中疑錄曰淫斗供為身脊叩盤石四散如雷故為使中之將云

淫斗本名景涵京城人奸至親事覺逃避改名稍解文字補處

士嘗以汝立簡于謁守令監司李沆巡到順天淫斗投刺不得

黃冠道服乘驢以過拿致庭下以汝立書進沆遂迎揖待以物

外高士淫斗呈一詩曰僻居海東經傳綫連郵知今日犯我相

公沆大加稱賞嘗題詩長興文希凱壁上曰窻中豆粥光猶記

何況今朝酒一壺日月○淫斗凡所過諸人必以其人手筆題姓名居住年歲本貫于丹子名曰不忘錄

義行雲峯民之子自稱遼東人遍行列邑諸山曰余在遼東望

東國有王氣劉漢陽則在湖南劉湖南則在全州南門外日月

全州李廷薦汝立世交居滿冷狎極力排斥恭仁金大立汝立

妻嫂嘗於溪邊構小亭汝立創書院于相望處大立即徹其亭

人問其故曰相距密邇不得不相從也吳巖白允勲與其子振

南皆南門外汝立見振南英秀愛之請留為學允勲辟以道遠

人問之允勲曰師弟子不可詳審於初

金大立感臣宋侃汝立屢請相見侃見汝立其誼斗崇福延

齡及四五僧通內外日夜同處大驚辟還密言大立曰吾以叔

之賤獲事吾伯父今日始知其不可及也

百集居轉愛汝立九月至其家見其無恙請尋相類出入懼

疑之不告而還敬飲食不出門外汝立弟述曰不名大事出矣

時子山海鄭彥德等重鉤奪汝立自述尋王誦營護汝立以上

陳孝子門人所為。信於陳前。仰人笑曰。鄭汝立豈為是乎。
人從陳德大言。鄭大用寧有為。廷之理必軒。告者可也。

志以汝立之。廷之。張燈止。何。明。

時宋鞠。而。世。道。交。在。名。自。稱。趙。其。有。日。夜。悲。東。人。痛。人。骨。

髓。又有鄭汝立。有金升人。博學多聞。聖賢書。無所不讀。出入牛。

栗門下。而公。父。口。推。薦。為。修。撰。及。西。人。失。志。復。投。入。東。人。李。汝。

許。之。激。而。予。人。以。此。相。視。汝。立。為。人。心。術。不。正。愚。而。多。氣。友。也。

以。李。珥。無。聊。不。至。西。人。痛。疾。雖。東。人。亦。知。其。有。後。弊。或。功。激。絕。

之。激。以。為。人。才。不。可。惜。聽。翰。病。常。語。謂。遠。西。愚。氓。曰。金。州。聖。人。

主。焉。乃。鄭。汝。立。也。異。吉。三。峯。相。知。往。來。而。三。峯。日。行。三。百。里。勇。

智。無。後。亦。神。人。也。爾。善。若。往。謁。則。官。爵。自。至。校。生。邊。崇。福。朴。延。

齡。善。若。子。人。信。其。言。往。謁。汝。立。汝。立。款。遇。送。之。時。朴。忠。佩。為。前。

事李勣為安岳韓應寶為信川忠侃馳往安岳謂勣曰汝立反
謀已著遠國之軸拙者甚難之又往信川謂應寶謂知其機
飲酒醉佯忠侃不得開口如是者再忠侃遂劫李勣應寶報
監司狀啓則朝野驚動上聚大臣曰予知汝立之為人何至
於為逆左相鄭彥信微哂曰豈有此事雖然不可不鞫雖而
人皆曰汝立心術則不正矣豈有反逆之理時諸臣惡賊人
黃海監司韓準着加上送自上親鞫則皆為反逆也上笑
曰汝立雖叛豈其比輩同謀乎仍問曰爾等為反逆乎曰反
則不知也故為叛國之又聞叛國何意曰衣食有餘云事狀
實即欲放送而苦得汝立之來汝立亡命逃脫至鎮安府島則
野自刎而死崇福從其尸傍亦刎死大禍乃起四人崔躍東人
裴氣蓋上厭苦西人依注山海為逆則十年西人散在關地

氣色蕭索及起逆之後彈冠相賀東人自謂之爲其
復德惠無所忌憚

十月初二日 上出御便殿問諸臣汝立何如人

相李山海對以不知其爲人右相鄭彦信對曰但知其爲

人不其他也 上手鄭其後來下曰讀書人而乃若是乎

使承旨讀之函謀浪指左右咸謂項汗背大臣請分遣禁

事宣傳官逮捕柳城請分遣討捕使以備非常 上從之

遼崇德一名犯勇健絕倫聞者殊畏自安岳岳告汝立四日而

至金情汝立秉夜逃歸都事翌日馳龍不獲都中震動

初七日都事柳港馳啓到全州發兵圍捕鄭汝立則汝立知機

已脫身逃歸矣已外錄下并同時政駿

初八日黃海道罪人等拿來禽於殿庭鞠之頌相柳城左相李

山海石相鄭彥信判府事

○十月二十八日領相柳

送賦惟鞠勒帝國事失予嚴

十一日判教亭鄭微自拆旬入

宸城我嚴事也答曰蓋見卿忠

叔

十五日黃海道罪人李箕等以汝

十二日安岳水軍黃

十七日宣傳官李用濬內官金良輔

別墅事覺

龍匿于鎮安

坐巖石間仁伯欲生擒論以

斫邊凡即死又斫玉男及春龍

丹劉顯拜牛吼即死遂獲其二尸及王男春龍

十九日親親王男春龍佩服王男時年十七

謀曰三峯也古皇韓懌恭仁宋侃南原隨

西金世諫朴延齡李光秀朴機朴文長趙家福

常來訪池涇斗及僧義行不知其所來池斗

夜同處年吟欲探首以消息後仍被西三之

誅侃恒直汝成不服而死○遺孽在東

二十七日礫汝立記尋尸于市分百官序立

與汝立書中有主昏日甚尋語合外以逆律

遂賊文書中有余文天張列數君上給極

上達只以不忍見不忍聞為啓上震怒乎日

皆豎之集魯西

權停禮受 質告 廟須赦百官加資級

教書曰春秋著無將之義王法至嚴漢家重不道之誅罪人斯
得茲當鯨鯢之誅合需雷雨之施予以應天之資叨守艱大之
業常臨才載之淵谷廢國萬姓於陶甄宣意達賊之貽乃出緒
紳之列賊臣郭汝立惡甚鳥獍毒逾蛇虺懷柔誘畫有同養
之欺世譎張符讖敢畜山童之陰謀罔念外育之恩欲逞咆聚
之詐乃與違紀朴文長朴延齡金世謙李先秀等其朴應達乃
義信黃彥綸等相隨各夜以已涉歲年結沙門而聘敵敵不
感象布凶謀之鄰下謂武庫之可焚道術士於山觀禮中基而
敵據矯首以剪方伯賊聞帥分符而構圻郊取江倉奸詐益深
禍機重發擬殺本兵之長志欲何為彈犯闕之○及事且將
巨測在廷臣而群盜之首混冠裳而懷楔狗之心託何代居

無求有其在此者凡因不整皆得以誅之縱天將降之災
臺邑快逆賊之號斬其將汝立善陵逢廢祀云云放戲天網不
漏既正周故之刑鑒情共飲戒舉維新之典

十一月初二日生負深千會疏畧曰臣家在湖南詳知賊情當
初自附耽讀書之流李汝兄弟往來南中與之相結時李珣成
渾負重名激浩方共尊崇故引而薦之出入其門珣沒之後汝
立首為側戈吳激等為衛陷忠賢之計原其賊之所以至此亦
有當路之交通締結之相倚故汝立身雖在外遙執朝權臣
崇長養成使國內汝為然後陰囑銓官之親切者使國海西佐
幕之任以為起事之計所願不成則又囑奉使之臣一時罷府
尹判官欲為乘虛作亂之謀而朝臣陳其術中承望風旨初聞
此變專為汝故或以為尋珣弟子珣昔生事或以為汝之為人

忠實白日至以韓準為非惟其朝議如此故柳港等不敢稍緩
跡漏太學至欲上疏營救惟賴之官盡問不實化言而健守
招京中相勸往來者非簡我也示則鄭彥信令速痛狀畧不省
問恐露端結一向掩覆令遂賊之能為死反相為腹心李茂
李浩白惟讓同宗親密如鄭彥信在智者猶且伴食中書出入經
幢揚々如平日門生親曰方且囚繫而獨收朝臣要緊一無所
問是王法獨行收疎賤而不行收貴近也又曰趙憲辱上封爵
功庫其近京藝本心實出於忠愛而得罪投荒二使遂賊之使
甘心快意其劉表國祚摧折士氣亦已甚矣宜亟召還以賞忠
言

竊意此疏若出於遂賊未露之前則可趙憲相系而當獄事也
方張之日諸累惶怖之時而遽教其中告密之言又從以自實

曰詳知賊情既非君子之所為自為身謀亦甚妄矣抑亦天禍

士林生此性鬼蜮以啓日後翻覆之害耶日月

若相鄭彥信上疏自明答曰儒生之言何足為宜勿辭

更判李陽元上疏辭職擬汝立黃海都事時銓官也疏畧曰吳

汝立平生不見面目茲官注擬之際只循旧例云云答曰卿則

不然予會之疏乃臆之說予已知之安心勿辭

初四日禮曹正郎白惟成疏畧曰臣積戾辜恩遽伏田里國有

逆夷不敢寧居收召魂魄再入脩門仍陳推鞠之官盡問蹂躪

臺諫循默之狀及金宇顯李敬李浩輩其達賊文密仰黨獲

佐郎金憑家在全州吳祿素相親密營救於公朝人心駭憤主

勢孤立那議橫沅賊魁雖誅餘憂未艾云云答曰汝真白卿

之子果有後矣汝之先卿老而不忘君左右於予汝則以耳火

之人敢為遷在鄉曲此則汝不及先卿矣當此國危之時自今

以後更勿去予將用汝此輩情狀予亦盡得矣

紀丑錄政錄
日月錄

惟咸仁傑之子吳兄惟讓

讓與三子駢首就

戮惟咸揚：自得不一言以救後累年繫獄終竄于邇人以為

天道有知

潘漢記聞

傳曰自喪保之日石相呼為安有未安者然大臣之位予何暴

舉而刑枚薛色自初推鞫疎滿予固已疑訝今會之疏亦已晚

笑令反上疏以辨語薛亦多未穩至曰不通書札其謂予無自

耶下封書故政院曰未知此某人書至曰悠：時事欲陳支離

又自可笑等語如是而尚可謂之不親厚不通書札修飾許多

辭說耶身為大臣乃敢面瞞予不勝痛憤予非不知早發此等

書而愈慮多也豈計不及而不為耶予二十年待大臣之節因

此盡棄元為痛甚政院見之謄書還入

初彥信陰囑宣贊信李用濟往探汝立文書之時盡去自家兄弟書札而李以武天不曉文字只除去直書彥信之書而所謂宗老信歟老信者書不去

曾西

初七日兩司啓曰鄭彥信使

金宇顯

白惟讓或以族屬或以文

或以聯婚進誠與有相厚之分不可仍在朝列請罷職右識

政鄭彥信曹英等紙有同宗相厚之分通書問信非一再而身

居台鼎天日之下敢以相不通信飾詎其欺罔君父蔽護已罪

之狀昭不可掩請命斥是院啓則氣擊李敬宗弟并依啓

初八日鄭澈拜右相為委官成厚為吏叅崔湜為大司憲白惟

成為獻納

十一日惟成劾述兩司

特與余未前故會也傳曰寧願其死生信為心腹朝廷之事無
不與予之無心答說亦安何樂臆度君心所通故立觀其情
此有同寵子此人予知其反復小人不料其情狀之至此六而
鎮東記

時寧願以汝立相親請會寧子兄字宏前大臨路送別握手痛
哭寧願顏色怡然徐曰兄適有子心不寧即就道到鐵嶺趙憲
自北出采相值問曰南夫到此悔否寧願笑答曰公論後世而
定豈可以一時之刑罰切之耶鐫一

自以恩自赦又不得耶謂言三峯者諸賊所據雖多此其本
故其時論罪出於文書之中月

十三日親鞫鄭彥信彥智洪宗錄鄭昌行李發等皆曰惟讓
汝立俚鄭續紹也鄭澈啓曰朝紳之交親誼誠不過好而

其惡而已天下寧有兩文立乎

時政○鄭綱和產信等司

泰逆謀將為內應

命三信中道付康產智保宋縣城激縣活嗣惟讓輻遠觀昌行

三月

國產信論左信以欺罔成標抵書收舊路曰大臣以一言失實

通之立傳可謂王次宋朝未帝統一大臣仁厚可法其論遂廢

謝

初活以命人悔辱妻子上京路出金樽汝立出假放燈高

院酒半以酒言其叛謀活失色驚起疾馳上京至公外車

地汝立持兵要放路一韓帶人活適得武士同行騎從亦多

不敢犯活裁書付奴催兄登程欲待相識上變夜不能腹縷二

日趙球上變激即日登道至京程驛聞上變日夜倍道至京獄

事蔓延遂下獄

涪溪記聞
美甲錄

初配鍾城路遇安敏學詔曰故語季誣吾之負季誣多矣季
誣不負吾他日地下何面目相對失聲痛哭云

十二月初三日府啓行護軍洪汝諄陰險且巧縱恣無忌娼嫉
陷害是其常性到處陰刑賊殺人貪其居官貪虐之狀誰可勝
言鄭彥信付處傳旨擅自增減其情叵測請罷不叙護軍丁胤
福前校理宋言慎其逆賊文尊前佐即金弘微極力推薦李震
吉縣監韓準諫前佐即朴承宗前著作鄭絰世引進震吉校前
史局而獄事未畢遽蒙叙命請還杖荅曰依啓洪汝諄不允
獻納白惟咸劾洪汝諄不允汝諄女弟入內為嬪御

四月

初四日院啓水原府使洪可臣以逆賊交情素密與李發兄弟
互相推獎請罷承文權知正字尹敬立素無名稱而叅史官薦

請削去依啓及第鄭彥信彥信變作之初榻前面對之際已有營護
 逆賊之意及叅鞠之時亦有終始眩亂之跡至以推治元告為
 言欲使獄事稽緩請遠竄及第任國老叅國之時附會彥信
 有營護逆賊之跡獄事踈漏亦由於此人請問黜依啓鄭配心
 作彥信以下西司合啓南海本

初七日趙憲擬典籍望傳曰不可輕易除職

初八日禮判御成能以名出於白惟讓之招他作名疏自創

賊招何干校師之金玉佳士卿之心志可質白曰予之知

之者久矣

偶曰古執義步敬中為吏即時當逆賊有名稱知其無狀極力
 排之不通清顯之路竟被論劾其先見之忠不下古人其退贈
 判書賜美謚

上問達臣曰汝立由逆無一人知之乎柳成龍曰李敬中嘗稟

其銓郎之薦其時臺諫反駁敬中笑上遂命特贈其時臺諫

鄭仁弘白光玉削爵

日月錄仁弘遂與柳自隙

初十日傳于右相李山海曰達賊出於縉紳之間此大變中之

大不幸也言官論劾交結人則誠是矣但近觀氣像似有沒及

之漸甚非予所喜其或泛然相從此人之常事也若乘此機或

平日言論者皆指以斥之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卿可力止之

不聽則面對即啓周從鎮定

持平黃赫避辟曰自上下相臣之教其欲鎮定之意至矣今

者達賊遽出於一時所謂名流其平昔締結推獎助其辭辭醜

咸此反者揆以王法自有其罪言官舉所聞次第論列其說之

之患臣等亦嘗有慮况四五年朝著不靖收司之類一節深

或

一節至於師友姻婭之親并被中傷皆死脫而不散言文之害
 此更化之始孰敢以言論是同衆時傾託以為自陷小人之覆
 轍也藉其間如有貪虐大段無狀之人則不得不隨罪安服三
 欲陳達大司憲崔滉答語不遜待諸臣如即更云大司憲崔
 滉掌令尹遜沈喜壽持平申礪皆避嫌蓋赫欲驤洪汝醇而滉
 不從也 上俞通赫答滉避辭曰赫之言不過駁行而其心已
 露予安得不遜時政錄

十二月十二日樂安校生宣弘福招引李潑李浩白惟讓又曰
 李震吉得識書枚柳德粹處潑言惟讓再拿杖死李汲德粹亦
 死杖下已丑口掛一錄曰鄭澈使醫員趙永宣陰唆弘福弘福
恨恨奈何
奈何

金堤郡守李彥吉善山府使李德粹參奉尹起莘參奉柳宗智

亮杖死洪可臣李渭廣許鍾朴宜康在獄金一萬數千人削
熟禁錮金榮一刑二次制職雖學儒生稍有若者皆禁錮

「李唐
言見下

潑初配鍾城自 上自賈從國治之教護言曰程楊故天受

汲兄弟同死於杖活鍾熙川進後拿亦死

潑與李廷舊因在一間潑謂廷舊曰知人難比賊人所易知而

吾獨不知可快吾同君既為仇敵無死理吾則死有餘罪其

服矣廷舊遂有潑配此道至是又出杖弘福之招拿還潑在

謂同繫者曰吾悔不用趙憲之言以至此耳

惟讓與汝立書札多有犯上不道語自 上其甚者下

于鞠廳有曰此人猜忌狠愎又曰此人心胸人忌之量 上命

所以遂律鄭澈曰經幢出一汝立已是大妻惟讓雖無狀宜後

与士立乎 二天怒以大臣專權為教

十四日金羅道儒生丁巖壽等應旨上疏言泰山海鄭

弄前後誤國讓賊之祿又曰竊念純孝廷直鄭介清柳宗智柳

永立柳成龍李陽元戶殺中戶卓然金應南等言嶺南產純孝

金產吉曹大中李弘老李純仁柳弘微柳要并等之罪又曰前縣

監羅士忱其子德明德滋德潤伸救汝立以苦者為証苦場

中借述其賊私語之跡以而德明善使其從弟還顯德憲等作

亂多士之事又曰鄭仁弘其汝之情意甚篤合為一體又曰父

未三司之功數賢也有臺臣念 上有不預也欲停論洪汝

諄曰當此之時社稷為重汝諄無君不道之罪中外功蓋云云

言語殊張望無章 上震怒召山海成龍等慰諭之命拿致若

蔣等十人 李慶用金應會柳思敬柳凌九人 龍下王獄 上

曰汝等如是詳知何不早來上變

傳曰衆此逆反敢肆搆陷之計捏造無形之語陰陳邪譎之疏
賢相名卿無不指斥必欲塗國而後已其設心欲何為必聽
奸人指喚的然無疑拿鞫之罪

時有賊家文書搜探時益山郡守金穎男及奉使武人等希將
宰之意謀出其手蹟而火之又姑為緩捫便賊雖匿不獲藏焉
等上疏

臺諫累啓伸救不從雖學儒生崔起南等疏救累曰此人等實
出於討逆之義而為狂妄不中之論也微有形跡而過為揣度
者有涉於難信而指為必然者有之情理之所不允后下之所
未聞者亦且十居一二竊紙辭說亦豈盡是不實而惟其不實
者如是故其與其實者同歸不實之地今此頑儒之疏實殺

下使之言也既使之言又從而罪之則不幾於誣乎大抵人雖妄矣而少有士氣則人主未嘗世之者以其狂一狂士則將羌其中正者而摧沮也言雖過矣而志在憂國則時君未嘗罪之者以其罪一過言則亦必混其忠實者而棄過也上優答從之

十五日趙憲放還中道上疏湖南儒生梁山琦金光運上疏皆指斥時宰傳曰此數人陳疏盡斥朝臣而獨贊右相鄭散以下數人自以為直言反露其狀可哂也趙憲奸累尚不畏戢輕蔑朝廷必將再踰摩天嶺耶如此之人不棄上言汲汲收叙吏曹判書洪聖民適差

憲常言汝言必以逆至是人問何以知之憲曰汝立當放榻前頗有不好底諱氣上曰汝立多氣不合逆倚勢視久之汝立

殊無惶色及退沒階又澄目回視此非逆賊乎日月錄

特以柳成龍為吏判權克禮為禮判

朴忠侃刑叅李軸工叅韓應寅戶叅密告人李緩姜應麒堂上

趙球拜正閔仁伯拜禮并議錄勲朴忠侃啓請并錄推鞫諸臣

錄平難功臣兩司論其太過日月錄

上怒趙憲不已謂憲前後疏皆出於宋翼趙兄弟指喉命刑曹

捉囚窮推反主逃躲之罪日月錄

命朴忠侃李軸以下及推鞫諸臣并錄平亂功勲兩司論其太

特平尹洞啓辟有曰先朝錄勲亦有改之於十年之後者昌

若正於厥初之為愈哉云時政錄

十六日左相李山海待罪答曰此乃奸人所囑陰賊予心欲掃

朝廷之計不知誰也予欲得其人耳但其言不足數既已面諭

而如是啓之是困我也山海復陳劄荅曰昨聞卿先出於窮蹙
痛其後見疏章則有羅州奸賊數人陰斥朝廷而其意實在於
卿予不勝痛憤卿忠慎寬量如萬斛之船有古大臣風柳成
龍夢問純正盡心國事望之令人起敬又才智超凡實非俗儒
及其萬一予明知兩人為國柱石為士林領袖予平日素所依
重而今奸人秉國有變必欲除去卿兩人視予為嬰兒弄於掌
股之間予不勝痛憤必欲得其指嘆之奸人而甘心焉寧有過
中之舉他不暇顧也

先是高啟人吳希吉從學于汝立及聞汝立訛斥李珣成渾乃
為長書列數汝立詭譎之狀而絕之 上得其書汝立文書
中及見金羅監司所上汝立門徒被囚案有希吉名特命放釋
曰此必奇士予教官之令政府議啓 上曰丁亥年間奸黨充

斥邪詭肆行李珥成潭為其所格雖朝廷之上無一人救珥潭
而斥汝立者希若乃能欣此時貽書斥其心術良用可嘉不可
不褒遂除參奉

長城進士鄭雲龍有鄉行縣監李啓設學教士邀雲龍為師長
一日汝立移書於啓要得絲需備及列邑啓曰吾異此人無一
日之雅豈容致書求索定數責微如上司號令乎遂不答以書
示雲龍雲龍曰此人博學李潑兄弟丞相之故一再見之近聞
其居家處事多凶詭今見此書益驗不絕此人必有後禍遂以
書并其李潑而絕之至是上得其書下教褒將特除王子師
傳

時三司請治辭連人太學生李春英等乃主陳䟽之意吳允謙
以為鞠獄非儒生所知必教陳䟽則當以明教化使亂臣賊子

知懼等語主意疏中畧不舉薛連人名字識者以為得體

庚寅二月十八日命罷領中樞盧守慎職傳曰盧守慎政甲

申冬在政府承命薦賢乃以金宇顯李潑白惟讓鄭汝立薦而

進此無非奸賊之輩披見其薦記不覺髮立古今安有如此大

臣乎夫守令犯憲乃坐舉主此何善事而為臺諫者褻如充耳

公論無也此卿等所優待而與亡所係不得掩覆朝廷從公論

處置

左議政鄭澈右議政沈守慶回啓伏覩 聖教盧守慎事不勝

驚悚守慎蒙不世之遇被無前之寵而當盡心王室為國薦賢

而其所薦者亦多逆賊流輩方邪議橫行釀成逆豎辭勢之時

未嘗以一言禁戒制伏而一聽時輩弄反自薦舉其罪固難

逃矣及其變作之後猶未知待罪而惟以歇後雖語泛然陳啓

而退其表耗甚矣然不過知人不明為一國氣勢所感而已
況守慎以四朝旧臣老病已甚方以腹腹命陳如經自上待舊
臣不可不存終始之義宜示以寬容答曰知進野

大憲洪聖民大諫李山甫合啓盧守慎承為國之病乃以逆賊
應命當時逆節雖未盡露其凶誦陰謀之狀人或有知者而
至以為薦助賊逆豎養駕之心未嘗以一言折其萌孽而反為
之推引及乎變作之後不以誤薦引啓足以從容盡通為辭請
命削奪官爵答曰罷職野言建啓三日
不名時政錄

初盧守慎聞逆愛詣闕上劄數行曰逆變起於士族中間虛語
從容劾與治罪人斯得成渾瑊曰字之帶邢臺啓削與待罪東風
外鄭澈使人問之曰相國前薦逆賊今何如矣答曰人各有所

見
掛一
錄

鄭澈解委官沈府慶拜相仍為委官

初兩司以改宗系事請上尊號白惟咸獨以為不可至是上尊

號時改

前忠清監司李輅制表述多士出火炎崑崙之賊或疑而不製憲

府以四字初非可出之題當治獄之日隱然有不平之意請罷

江界監司金應南其治建昏又卜安於其門請適叅奉月起莘

周沅兩南交結逆賊請削命起莘金因年月

尹起莘即身證兄弟通義之文受刑十二次終始不撓掛一

全羅都事曹大中以為賊涕泣行素堂諫請磨拿鞠杖斃

時彈陽定谷適值急日行素堂一

大中以都事到賢城聞逆表起其時當故相吳廷別校是

為賊誘泣之語傳和逆表言不實故磨磨磨曰不察其真偽徑

論未安若以大中為吉。則妄交近賊心必悔悟以為奸人則止。其賦親厚之跡猶恐其見著為賊涕泣萬不近情僚議遂止及
慎通臺諫論登殺所安評俊

四月初一日諫院啓汝立色威禍心非一朝一夕之故而銓曹
曾擬金堤郡守黃海都事以副其願求之詐幾至變生不測
慎請罷答曰騷擾不久蓋山海李擬金堤李陽元擬海都正言
黃慎主論劾之時改李山海辭職批荅慰諭備至

五月全羅監司洪汝諄狀登羅州鄉所所告鄭介清與儒生趙
鳳瑞往汝汝立觀墓之地云云因於州獄未幾臺諫隨其其賦親
厚及排節義論三事拿鞫記丑

時介清與賊遊山之說傳播道內汝諄以真偽訪于羅州學首
彭年以為的實編定

鳳瑞愛學於介清者

介清

壬午年間本州牧使誤聞虛名薦為本州訓導至秋再除鳳瑞
抗拙不能隨時低仰小學四書近思等書勤之教誨
其中服揖讓進退或有怠慢者罰之以楚其中矯虛不實者
者嫉之如讎如校洪千環則至校面辱臣自度誠意不足以生
感人人亦不可其為善即為罷改其後又為本州書院院長各
惡者一二人不告主主擅削院長終必欲殺之自遂變以未幾
鼓譟張羅織構陷無所不至丁巖壽疏以臣所著東漢節義晉
宋清談一節指為排節義又出通文謂臣托身於尹元衡沈通
源家創出無形之言猶恐以此不得死致令者又以臣與趙鳳
瑞偕往汝立觀基之地任意增加罪目至於三度其誣陷必殺
之狀昭不可掩臣與汝立雖在同道一不見面乙酉以校正即

始見不公願請終十餘日何由辭
何無一人發告耶此鄉所鄉校有司等一處而所屬最長有
把雪冤柱云云

自上下介清其賊書因傳曰見道高明當已惟前元人而已
而謂道者何道也又念詞臣將介清著說逐條攻士謗亦列已

獄中既啓曰進賦在當時雖智者亦能造料為達元臣既庸且
知其色歲山賦哉凡其詳親密則諱蹟而無敬謹之意相疎則
辭敬而無補道臣其達賦不知其奸而稱道過常則罪在國者
赫而不但親密則見於書辭只有一度則非交結往來據此可
見節義概於人心之固有扶持綱紀之陳祿臣雖無識妄妄而
知節義之有關於世教也臣前日所著者讀朱子之論曰下所

感以著其吏德抑其弊而已蓋即義云者明其義理而不
收利害之私故其在平昔行於身者既足以君明臣直替
今遂折衷而論而不幸為患難則不顧利害而能伏節死義也
若夫東漢之士其大者張衡心冠生不妄則誠可尚也而考
本傳究其朱子之意則不修職分不務義理污濁朝廷高視天
下常以臧否人物非訐朝廷競為相尚而自公卿以下莫不
其評論徒直刺門則是為學士而執國命已落臣執國命尚可
亡人之國況學生而執國命其可以長保其國乎故臣竊取朱
子之意而謂道知節義之名不知節義之實則其弊或至極端
虛浮誕率陷於利害之私政不得其道位不得其人失措於後
微之際而將使小人乘其隙無以為國矣故梁冀之祿墮帝李
固為相而非但不能聲罪顯戮及聽命受制而隱忍為宦者之

盤錯竇武謀誅而自失其先後輕重之序卒為士類殲滅國隨
以亡之禍此皆不務節義之實而然也必也學至於明其明德
格致而知其節義之本誠正而行其節義之實則人道正紀綱
立雖故伏節死義自無伏節死義之患矣臣之前日而論節義
清談語雖未瑩其實有意於培植節義之根本而反以謂非節
義此非臣之本心而抱冤無所發明者也

介清書有曰夙欽德義有懷傾軀鄭微啓曰觀此書凡介清其
逆賊締結正是不虛且所作排節義論惑亂一世蓋以節義為
排則必好為節義相背之事節義相背之事何事耶妄官故說
基之事一向桶窰至欲獎鄭汝能等一處惡闕似為不賢而排
節義一說眩惑後進其流之禍甚於洪水猛獸請刑推得情否
曰依啓刑一次後請加刑何照律初配渭原委官更啓改度原

阿山堡六月到配七月歿

錄

介清再出於賊僧性趣招有拿命而介清已死於謫中矣
五月性熙文書中有密記上問曰此密記汝何得之性熙供
曰某年往汝立家膳出藏置矣上又問其時汝立獨任乎性
熙供曰座中有二客其一忘其名其一乃前谷城縣監鄭介清
示於是介清遂有拿命

潑母年望八十稚子纔八歲俱死於嚴刑之下潑母臨刑弗
斥言刑法之濫過潑子招曰父平日教兒者入則孝出則忠違
賊之事非所聞也上曰此言豈堪出於此兒遂免斃於杖下

錄

浩婿洪可臣子梳金應南子舍龍俱為壓膝門生奴僕盡為嚴
刑無一人承服者

錄

汲襲潑之子長年十一季年五歲皆殺死潑母至收歷決雖乙巳邕元衡恣行凶威未有如此獄卒莫不流涕

謝一錄

十六日金州梁洞梁千頭上疏論鄭彥信護逆之狀傳曰彥信欲斬告之者說公然發說收鞫廳中事之駭愕莫甚於此而朝廷無一言令因儒生始得聞之是亦可恠之事也彥信身為大臣肆欺罔其兄彥智即教之此二人者心已無君不勝駭慄鞫廳回啓彥信此說傳播已久不以上聞臣罪大矣既已現殺不可不問即招他大臣議罪依啓

時政錄作六月十九日

委官回啓曰梁洞等疏出於草野荒僻之中不無有聞不實之語至男灸口爛耳乃其一也然鄭彥信斬告者十餘輩之說皆播都下臣亦有聞果如其言此乃反獄手段其為罪狀固難悉貸此一欵請招聞叅鞫諸臣然後處之如何

錄

十六日命招參議大臣於府堂上問之金貴榮曰臣聞韓正
高聲不得聞李準曰坐處稍遠不得聞俞弘其聖氏曰彦信以
為此實無根之言差不治將不勝其紛擾軒如此出言者十刻
餘人則浮言自止云臣等力排矣李山海稱病不來

十七日上海問啓曰日久不能分明記憶而監司收啓不生
為詳盡故詳悉具由意更啓事問啓時彦信之言似發於此
時矣同上

十九日大憲洪聖民啓曰當時之事可駭可痛者非一非再特
兩端者居多如徵臣者雖媚推官時或出言人皆反目以視臣
其俞弘相顧咄咄彦信救言之時臣實杭之李山海亦言其不
可願語臣曰吾見吾判尹同彦信再三唱說則山稍屈曰更海
思之以直截言之則右相之言是也俄而彦信請推黃海監司

臣言其不可座中亦有言之者其事遂寢山海之啓曰不得分明記得者此必山海大病之餘昏忘致此也然不能無怪焉大日在上鬼神在傍欺罔君父何以生為臣有此悚不能達於推鞠之時又不能陳於論罪之時厥罪惟均請伏司寇之刑云云
答曰卿既親見何不即言而今因偶疏多責譴既甚不合理人辭言之或左或右不是異事豈可罔一人之言而欲橫嫁於他人乎既為辭職係啓傳于政院曰洪聖民啓辭內欺罔之事政院議啓回啓曰以文勢觀之似指山海以而厥罪惟均之語觀之則恐是自責之語也遂命招聖民問之聖民對以自責已過

策

正言黃慎避嫌啓曰邪議橫生事機之危間不容髮苟非聖民俞泓抗言力排則未知國事將何如也假曰聖民之言未有果

當不猶愈於諸人之首鼠兩端者乎今已譴責之嚴不加於彼而反加此臣恐依阿顧望者因是得志而忠貞之言無路上聞也彥信所言同座皆聞之而李山海獨以為依倚記憶此雖其稱耳龍聲者不同已非直截之言而又以劄辭自明前後異辭大臣告君豈容如是云云上震怒即命通職

二十一日特拜聖民慶尚監司黃慎高山郡守

此月錄

左相鄭徹以雖未親見鄭彥信欲斬告者之事傳播已久聞之亦熟而因循含默終未上聞請免上曰勿辭

領相李山海辭免上優譚曰卿何遽有此呈辭耶百計圖卿

之態予已知之矣雖萬人攻之不可信也吁卿去則他相亦不能自全

呈辭辭速出仕則多事好矣不然人

必有悔之者矣

時政錄

石羽先守度薛通

延州全羅都事曹大中初大中臨死以詩呈廟廷曰地下三徒
六子去孤魂此辭含笑不煩悲判義崔視教達奉旨守度
曰臨厄亂言何足上達至是混革曰之上引詩問其故守度
對曰凡罪人原情供招外餘事之無受理之例不臨死荒亂之
詩乎上震怒將奪其妻女子女弟侄大中論以逆賊死守
度三辭見通鄭徽遂去奉旨

禁府啓曰大中奴事李教曰惟讓恒言李瑄成渾可殺其逆賊
交結甚密遂賊自殺之後涕泣行素之說被校公論以逆賊
固不足惜然此諸前從伏誅諸賊似不無有問上曰曹大中
悖逆之狀自有其詞而流涕行素集就自服別無更議証護逆
賊自有其律按律施行

時將處服等刑施於大中妻妻委官其禁府堂上啓曰逆賊其
逆逆罪有輕重今以護逆議大中而鞫其妻妻刑政大體惡
有及盡再啓始先女人則勿問其誅外之

潭陽生負蔡之移為光陽訓導其本縣校生等謀曰前縣監金
國柱吳巖人也與李浩相切以陞副軍寇為右副國柱可陷逆
而吾等受責雖密告于紆縣監韓德修辭造為右副國柱舉上疏
時國柱為理山府使拿鞫而死光陽下吏等鞫問得逆告狀之
據者十餘人用反坐律皆誅之

五月二十四日禁府啓梁洞疏中云泰仁居房人等及逆等
年來欲逆羅村到本縣訪問元無房姓人他無標識之語是事
終無逆趙細張問府使答依允

二十五日居府時劄到子人答答曰有制良用為但予之而

乍臺諫只是乍黨比陷人乘時肆行者而已

二十六日傳曰李潑等初出於鄭緝之招又出於宣弘福之招又出於四伊之招同參事狀不一而足况其平日隄避結網繆合為一體之狀尺童所知而往來書札不啻如父子兄弟失刑於此則當治何人乎春秋討逆之義身無孑後時無古今潑等事狀已著證據已悉宜依律處斬議啓逆賊分送兵犯於鄭彦信之說設使其言十分之實未滿一兩彦信聞之亦必不服長箭一部故何為哉况其疏說誣罔百出此不足問不可以此刑推也但趙綱以逆賊移書於金孝元為辭夫逆賊欲為子弟入學則交友之當道者非一何必傳囑於己為永興之孝元果可逃理乎當此人心極險之時恐有意外區劃之事功不可卷起獄事大抵堂上國家因其方外儒生荒離之流推鞠刑推

大傷事體必有後弊不如置之趙網除刑推放送

二十七日頒相李山海身病出仕傳曰鄭彥信之罪禁府已寬而卿在告故未及議斷彥信前後罪狀極為駭愕而今因外方儒疏有所加罪則事體未安恐有後弊已竄海島臨年將死不過為一老草耳何必加罪予意不如置而勿論

李二十八日發等使事收議李山海議臣之惡見亦其禁府面啓之意無異而罪狀若此恐難輕議沈守度議不服既斃之夜曰賊口援引斷以同衆逆謀之律恐或未盡故刑政大體全貴衆議騰播罪目只係枚親密網繆別無同衆逆謀之事云傳曰鄭彥信使禁府前日取稟勿論事言于禁府李潑等逆賊之狀昭不可掩此而不討則王法而廢紀倫滅矣今禁府更議施行二十九日吏判柳成龍拜右相崔滉拜吏判

委官啓曰李淑之罪昭著已久誅討之義上教至嚴臣等會
昧固難容贊第前承上問畧陳所見請收議他大臣而其所
獻議亦以輕舉為難廣收廷議得中處置云云答曰若不可為
之事則予於小刑政尚且慎之已死凶僇予何必強設加罪
討逆天下之大義若如議者之說則聖筆不施然故有禁之
下而王敦終免詭斬於當日矣

六月初一日二品以上收議大槩當初既不承服而斃以證據
擬罪據加重罪為未總

二十三日開門後委官密啓禁都自門隙入啓鄭彥信締結賊
欺罔君父不但負眾社稷君父而已崔鄭為腹心當座云云夜
四更都事李培達拿來事出去七月初五日拿來以大祭齋戒
不得三省初八日委官啓曰推鞠事體恐不當與此罪人同大

臣鞫於三省無前例可據其他大臣同奏按問何如 上命他
大臣議啓況守慶議大臣推鞫雖無可據之例不可不推鞫則
似不異於他云云 李山海議既有大臣承旨按問雖不異他負
同叅恐為無妨初成龍議前師未有之事恐難創開 上令禁
府考啓大臣推鞫前例禁府回啓曰推鞫本府未有前例康純
因南怡之招鞫於親臨皆非三省可鞫此外無可考之藉
十五日掌令張雲翼持平白惟誠啓曰伏見大諫沈忠諫司諫
吳億齡避嫌之辭只舉鄭彦信欺罔締結之罪無一言及於斬
告者之說且曰因其已著之罪而定斬其律令無可處之道其
言其實意而未曉斬告者事豈不緊重可鞫之語哉若臣因
已著之罪而斷定云則彦信罪狀已著故未竄南海之前討惡誅
罪自可加之於謫地何必密下備忘傳示大臣三司而更為拿

致我既而拿來則豈有不為鞫問遽先漸定之理哉忠嫌尋雖
曰自己引嫌而不無裁節緊語解釋大罪矣云云李憲李齊
民掌令申礫議不同避嫌會通職

十七日傳曰闕庭推鞫

十八日原情入啓初下賜死之命諸大臣回啓曰我國曾無殺
大臣之事云云傳曰仍囚徒容處之

產智在獄中聞鄭澈出仕祝手曰左相既出吾輩皆生矣產信
加刑命下之澈將啓請伸解領相不答起入殿所右相亦推
於左相澈遂具啓草問即入稟領相領相看過無黑白入啓之
除承傳色已到領相始出來驚曰此何啓耶左右視而後傳啓
人莫不恠愕

語聲

十九日兩司啓請庭鞫啓累二十日始允四更刑一次二十二

日甲山定配西司合啓諸更輶至八月初九日啓曰何如是於
執乎彦信為人不過不學無識自不覺其陷於大罪且其賊政
先殺彦信則彦信之心從可知矣令若為更輶致挫斃則
必有殺大臣於殿庭之名上下相持之際又或病斃則又大有
臣下獄病死之名皆為不吉云云九日停啓三更出獄門

傳曰柳受并為逆賊所架誅則其締結之狀昭不可掩若其刑
職道運一聞人使之高卧鄉園花朝月夕其野老爭席則其為

失刑莫此為甚委官請拿輶日月錄五月十日下拿命

六月十三日柳受并推案入啓傳曰昔諸葛亮治國服罪輸情

者雖重必釋歸詎巧言者雖輕必獄令受并其賊締結之狀譬

者亦知况其事狀昭著收簡札中乃敢以萬無納花肆行欺罔

侮弄朝廷極為痛心但將來亦有可訊罪人受并姑勿加刑記

卷一百一十五

夢井仍因二十餘日更加嚴刑仍為市吏神許甲辰錄

志才子許全辰亂與召募使從事官洪麒祥倡義攻安城全州等處遂為州特授軍資監參奉許上疏辭職請復父官甲辰許復上疏仲寃蒙允

庚寅三月憲府啓前司書崔永慶與逆賊交契甚密鄭彦信通書中所謂崔孝元亦指此人恭謀相厚據此可見請削職三啓

不允錄日月

六月初二日正書李洽啓崔永慶與逆賊最為親厚請削奪官爵答曰崔永慶予不知何許人逆賊交結則魚現著可據之事置之未為不可不俱奪爵後允之已丑錄

六月八月金羅監司汝洪醇密啓吉三峯乃崔永慶云一邊

移文于慶尚兵使梁士瑩則士瑩因都事許昨監司金粹等之
言先已逮崔某轉請啓廳嚴問于汝諄汝諄引洛源察訪趙應
麒應麒引克金寬克寬引姜海改名梁千頃魯西
姜視梁千頃等以告三宰為崔永慶言于趙應麟應麒報于監
司監收幕狀啓拿來推鞠云

崔永慶供畧臣火孤貪病無田可住居域中先入樊廬四十年
終國年為虛名所誤監授六品撥分難堪即下晉州杜門屏息
二十年今者不幸為奸惡所構陷臣性本愚頑不能隨人俯仰
為世所憎嫉久矣今奸黨以臣其逆賊相交指以為三降臣其
逆賊不知不交國人所共知丁丑襄子上京逆賊因李汝永見
哭泣之中但一見面忽以布裹臣若不直達則人無有知者而
何敢以一身死生致問天子臣若與相交則逆賊文書中豈

無一度書札乎吊喪時觀其為人狡猾太甚故臣嘗戒安敏學
李潑善勿為親厚且萬場洞之說平生所未嘗聞年過六十社
門屍跡之人五六日程宣有其賊相從之理鄭彦信簡札有曰
崔孝元云尹起莘簡札有曰崔丈云臣不知其中所言而必是
浮雜之輩自相告語於臣是非萬無干涉况三峯之說尤無理
凡人歸必以平生工夫意所在或以所居山川為號臣所居別
沮如澤畔有何據而為此號况三峯者奸臣鄭道傳之號臣且
敢蹈襲以自污乎奸黨之輩妻變成錦粧榜街巷或誣列陳
終至放喉人誣告必欲殺之而後已欺之一身何以自明所
者唯天而已

永慶供自某年以後不復相通自上下逆賊與永慶書數紙
乃某年以後書問何欺罔永慶供曰老病昏罔初不省也然臣

則實無便不能作答矣鄭叡曰老人容或忘之若近賊文書中
無集答書則可知其不妄矣宋慶迹得免刑

日月錄
魯西集

上又下一詩于鞠廳曰宋慶蓬中有此詩乃渠所自作此何等
詩耶誦其詩末句有牛溪一夜風雨生仙李根推有髮僧吐

宋慶供臣本不能書令見此詩所書字體茫然不記何人所書

且不記何時得見此詩臣平生不解詩文亦不喜詩故事此豈

臣所變生之後人皆去文書且聞崔三峯之言亦已數月臣作

心淡然無所犯故不敢焚去文書安而待之耳臣之所知惟李

魯能詩喜道人詩句恐此人間此而傳送令觀其書非魯所書

逆賊通書事臣當初納初專未記得故不即并達逆因李發賊

來見事他人不知猶且不諱豈獨諱此一張詩自陷於欺罔乎

臣非欲探朝廷事臣常時詳說不能婉順見嫉於人常患多知

只故只欲如嫉已之言至於受未李珣被論或以為臣所為至
謂臣三度來京云平生虛謗不火故欲聞世人謗已之言也臣
裹子令十四年專廢食飲只飲酒度日朝夕待死豈有欲聞朝
家事之理臣聞今年京中多般虛說傳播都下安敏學書必欲
殺臣而後已常臣言必不得已令時此因殺某而後已故臣欲詳
聞其奇耳請囑脫人罪事則已卯年間以州居士人等為豪族
偏校不測此皆冬一表夏一葛者決非豪強而見憎於人君故
以此通書耳圖得第官則臣窮不能奉先祀故使為第隣也
今冀令祭祀無絕此萬死難贖立夫鄭莊信字鯨翁虛守慎則
號臣只與此人等相知而已豈敢以此為窟穴乎

三十日推案入啓傳曰崔承慶金榮一放送

同日院啓

李洽李尚
吉具歲

崔承慶以詭恠陰惡之人其在平日糾結

近賊及潑沽產信兄弟以尹起莘金榮一輩為賊心腹
時政得失莫不交通于其變生之前汝立越境來訪其家
密綢繆之狀詎不可奄及其被拿乃敢以曾未相識不誦言
納招而賊書一張不能盡去交厚之跡始不逃於天網之正
其第潛通時事終斃杖下起華方以同罪受刑而遽見放釋
請更鞫依律定罪金榮一請命遠竄具歲首發云答曰永慶不可更
鞫榮一不須遠竄

徵士對以不知逆賊 上不直之鄭澈請訊 上以為慮士不

可加刑釋之語漢記間

時鄭澈啓曰永慶事了無端緒可尋素尚風節又以孝友著色
嶺南士論亦極推服萬無逆謀同泰之理云云 上曰李思宗
渠其弟書與同生則果似反愛者矣又啓曰此諸臣亦嘗聞乃

昔年都下鍾樓惡名詩也非渠作無疑也 上曰分明是水慶

之詩然姑停刑既已舍放遂傳曰永慶自以為處士身居林下

連通權貴遂執朝綱以其第目不知書者至於臨民之官未見

朝報如恐不及處士果如是乎天網恢恢渠固難逃於是諫院

啓請更鞫憲府啓請逮竄

日月錄曾云渠諫院具狀李尚書
憲府執義宋永慶譴諫令張雷雷

俞泓黃廷或且思孟洪聖氏南彥經澈之詳辨相依者也白

惟咸具成張雲翼黃赫李谷柳弘辰澈之鷹犬也咸格李

英宋翼鵬翰鵬澈之腹心也牛粟西公士林之領袖學師

之興起斯又頗有力焉只緣僻於所親為敬而惑終始扶植

澈亦有所恃而無忌憚至殺處士而無一言

錄一

九月初九日荅諫院啓曰永慶越境相從之說出於何處言

根詳啓

初十日諫院啓曰以逆賊簡札所謂願之流約觀之其平日親
密無疑且逆賊來見永慶判官洪廷瑞言在都事許昕云云何
洪廷瑞許昕崔永慶拿囚永慶供此禍之作往在兩寅丁卯年
珥之出舉也咸謂古人復生臣獨笑其不然厥後或以臣有見
見之明於是珥之憤極矣脩輩門生不容收清類者指臣為忌
興訛造訛粘榜街巷終至中外合說幻出無刑以至此極人家
書札皆投烈火臣則得聞三峯之說已過三四朔而此心凌然
凡雜文書不收火云云許昕托引監司金晬命政院招晬問之
引晉州訓導康景禧洪廷瑞列邑官鄭弘祚廷瑞弘祚等刑一
次後放送永慶死於獄中紀五
憲府啓曰禁府不嚴使罪人得以自盡色部廳請罷休元
都事康景元以不該救護鞫請啓罷

鄭弘祚入來之日永慶即殞人疑其恐懼而死去

無

永慶招晉州判官洪廷瑞居官多有不諱人意鄒其為人累請見不許以此做作無形之說臣病不出門已久安其汝立相會於七百里之外云一鞫廳請拿廷瑞廷瑞蒼黃失措謂監司鄭弘祚曰此言得聞於汝一無隱諱弘祚大驚曰何以蔽此言余之夢寢所不知之言何以及之故余廷瑞曰余聞於汝一無異言汝其我禍福同事則富貴共之鞫問弘祚曰距某家六十級里雖有此事何能及知崔某杜門不出冷里不知動靜况在遠之人乎刑二次放之廷瑞知其反坐以毒酒饋永慶永慶即死

廷瑞得免

錄一

永慶在獄嘗病委官遣醫診視永慶徐縮臂曰這病非委官所能治終拒不時自上聞其病危命罷主刑即永慶雖久繫

常危坐未嘗歇依一日顏色揚々如昔食罷神氣遽更耗耗升

士吉同係膝傍人皆驚恠疾人欲試之請寫一字掛一報日第

未慶徐起大書一正字畫已訛顯士吉曰公能職否有頃而

卒奇惡

初賊黨皆言吉三峰為上將鄭八龍鄭汝立為次朝廷遂尋吉

三峰所在各道以三峰捕逆者前後無限其時賊黨有李箕李

光秀等或言往晉州全吉三峰家則三峰年可六十面鐵豐肥或

言三峰年三十體長面瘦或言三峰年可五十餘髯長至腰面

白而長其後金世諫言三峰非上將乃賊之卒徒居晉州年可

三十一日行三百里云又有一賊言三峰本羅州士族

朴文長三峰言非吉姓乃晉州私奴崔三峰云不久外間浮議

紛然或言三峰居晉州年六十面鐵而瘦髯長至腰體長或

言三峯乃崔永慶或言前一年有士人過全州瘠場洞有賊萬餘聚會射候永慶首坐次坐云云李恒福聞而往視四諸賊所供各相不同年歲老少形體瘦肥前後宵壤令乃捕出諸賊供中其永慶相似者數語輒合而乃云一賊所共依然其言永慶此非外間悠悠浪傳必有明知鞠故云云者巧為機弄馳求慶納之枚三峯而先播浪傳使之執杖入獄及其乾獄恒福為問即鄭澈為委官一日澈退歇後廳指恒福問崔澈恒福曰自己獄以來已過歲序何嘗有一人求慶為三峯指令無端以道聽拿圖慶不幸而死則必有公論相公何得詳其言乎澈大驚曰我其求慶乎日遂以論議相爭豈至於款相害此出於本道訛傳於我何干恒福曰非謂相公陷之知其無根而坐視不救豈推官之體名曰送獄囚保薦救推官固不取一一仲

理至放永慶因中之尤無根可危者且是為五廢士司可不攷
澈曰我當極力救解再鞫之日永慶畧陳情狀且又言其與
論之由鞫畢澈退後廉招恒福色頓拂然曰君欲其何是問
言也君之崔公甚不好也恒福笑曰我與永慶素昧平生何得
言君之崔公第相公不悅者無乃言及時事耶澈曰然恒福曰
然則相公初不知永慶也未慶之所以異於時輩者以其論
不同也再鞫之前已可知之若於嚴鞫之下苟然盡去前日所
見強為諂說以冀幸免唯宜直承慶也令之所供不妄初心
以為高處然此則都不須論令之所鞫者只問三峯與否論議
同異何干獄事澈怍然曰公言政是我未及思也後又曰我已
得救崔之妙策矣劄草已具且其初成龍約若刑推命下獄名
姓之則皆諧矣恒福曰柳相果有是約乎澈曰已成余亦莫其

後因公事到成龍家極論崔獄之寃成龍只答數語恒福因言
大臣不可不救成龍曰如我者何敢救解恒福累極言成龍
乃言曰舍人不可如是太慷慨世道甚險切宜慎言恒福曰余
與崔本無半面交誼誰敢疑跡成龍曰世事不可測事至彼及
人誰得脫千金之軀千萬愛惜

白汝集已
記事

許眉叟著身愚遺事曰白汝遺稿有己錄丑載先生寃事甚
悉後其子孫聽用事言遂有偽作己丑錄行於世云謹按
此非尋聞文字何故違於江陵板而追刊於晉州乎以此未
免一得之人疑恠然然若遲川延陽諸人不是無狀之人亦
何忍為一松江創出其師所著之文以負其師耶韓西
善山人金泉儒學成陣諸弟子私延宗儒指澤所乞削澤
默然久之曰其人偏僻亦言或自號三峯云宗儒退而咄之

曰守愚死矣相國澈實主獄而永慶弟子深咎渾以此也

厥

士人

李士諫

永慶

五寸

終觀

而始受

學者也

親自殯

歛出於王誠

掛一錄

掛一錄

掛一錄

掛一錄

掛一錄

掛一錄

掛一錄

掛一錄

掛一錄

掛一錄

永慶文書中李黃鍾書有極詆時事至以逆賊為士林之禍

是獄事遂重命鞠黃鍾刑訊致斃

日朕斃

永慶之弟餘慶陰官在京以謔簡論朝廷是非送于永慶上

惡之刑一次而斃

日朕斃

掛一錄

掛一錄

掛一錄

掛一錄

掛一錄

掛一錄

掛一錄

掛一錄

掛一錄

掛一錄

掛一錄

掛一錄

十月以李潑等事命大臣及禁府堂上議啓同日二品以上秘

密收議入啓上曰李潑治汲善按律定罪事在不疑而群議

如此當從群議不籍沒不足以嚴討逆之典李潑治汲白惟讓

曹大中并籍沒

時掌令張雲翼姓之啓曰東人每以交結戚里排斥之交結逆

賊其罪何如請施其夷三族之上曰掌令之言是也修撰法

許儀啓曰以其治法其足以成獄

聖朝何用秦法乎其議雖

寢然慘酷之刑始於雲翼

掛一錄

李黃鍾至誠事永慶平慶拿來後中夜沐浴禱天黃鍾后簡正

永慶文書中寄朝報曰金子昂時入為副學洪時可聖為慶尚

伯時事可占事在數年前而見忤於澈死之

掛一錄

李彦吉為金堤郡守時還上倉穀十餘石題給鄭家鎮安縣監

閔仁伯告彦吉備給百餘石以此死之

掛一錄

申湜名在汝立門生錄建被供曰曾與遊賊一不通書云上

下書名湜字一張湜曰南中有鄭湜者又下其表中問孔具姓

名者一張刑一次

日月錄

在瀋陽時與申傳聞同處得聞方

可大笑也石

室語錄清陰

韓百謙叔震吉屍金憑遊賊探尸時涕泣云臺啓受刑各一次

上同愚杖死百餘人
於間純官至戶議對一錄

佐即金憑其鄭賊不相得成隙有風眩日寒觸風流輒淚鄭賊
僂尸百官序立適日寒溪流曾與白惟咸有隙惟咸以為哀泣
搆救之自是朝野側目語後記聞

初鄭澈聞逆爰自高陽入城李貴其李慶晉偕往力陳公平鎮
定之意曰亡師平日為台監者今日舉措差失上望則必累
及亡師澈曰吾輩之言正是吾當盡力行之未幾澈代鄭彥信
為相不能鎮定以致狼狽自此數月貴不為往見澈收路上進
貴遣吏固要相見貴其成文濟偕往極言時事曰公不用吾輩
言以至此雖悔曷追深以累及亡師為恨也澈深服貴言而已
無及矣延平記

壬寅七月朝講兵判申礪啓曰每欲仰達不得矣逆獄時鄭澈

密啓曰賊言阮嗣南之項截海西之口義兵從嶺南起則罪社

殆矣云

卦一錄曰嶺南大賊指崔永慶

上以小紙答曰聞此言者必預此謀

誰為告變即為而啓臣以問事即封書所於澈前

撰一錄曰澈方思惟

咸亂飲驚到失於云昇

澈深以為悶不知所答乃曰此言人皆言君亦

聞之耶臣對曰吾則無所聞澈曰此言奇者曾李善慶言故

聞之矣臣曰此事重大不可不詣闕親啓云反書啓不書奇李

以李恒福書啓恒福澈自言故聞矣今反書入吾君可問云曰

銀基一錄撰一錄曰澈曰忠義衛某人告反即拿效刑二改而死忠義衛即澈臺安醫女善卜之受天也

已丑黨籍

鄭彥信

以相鄭慄

鄭彥信自鳴之疏乃其子慄之作也故反

上命下宗祿洪彥

智者信子餘張于政院騰書後還入因此彥信大被重律慄

不勝
魯西

李恒
恒鄭懷詩曰大抵本如寄誰持論久其未即改
理亦允焉然且為君哀所未能免俗百口豈復言有流不龍災
無托累人親吞拜飲泣誰持共剪刀痛割吾心曲
白汝集

李濬

李濬字景祕號東巖北州人提學仲席之子戊辰生負父國文

魁官至副學李濬字

號南溪濬之弟

生員丁丑文科

官至應校

潑性至孝母喪哀痛不鮮所為來書安之禪漢好臧否人

物久在楚曾以進人才為已任人多惡之已丑獄榜掠無完退

膚氣息至死改鞠之時必端拱而跪不以受卒死杖下人皆寃

之
記聞

潑自京歸觀中路有詩曰南路迢迢外分長安西指日遶雲
朝未記得中宵夢半是慈親半聖君

潑為人重厚嚴正自少有志於學所游皆俊士不為俗
閥純門其守惠慶崔永最親篤志力學汝可臣許鑒於宜片起筆
金榮一金字顯輩為同志之友蓋以遠大期之久搜謁聖哲元
華聞籍二直拜銘即扶桓上諭欲回趙靜菴曰政出入經道每
以王道陳達振紀綱介邪正為己務小無苟合之意中稟兩公
交道漸疎西人甚惡之知時事不可為以副學上劄極論人物
邪正退改故鄉其第浩亦以應校下去與其兄臭味相同而太
剛逆變起於士林中潑知其從不免客郊就道待命于外會
闕庭上問汝不仕何也曰臣有老母收此元汲恩許便養
母於井邑故第浩已上來臣亦上來也上曰汝知汝罪乎曰

臣欲刮其面上微晒曰晚矣掛一

潑噴慙有長者態然好使氣論是非中間反覆而不擇文及而卒以是取禍申應渠以進致弟漫相厚漫早亡及致等背成于申遂絕交獄事出申適任二寶發毋謫近邑生理艱窘傾歸之喧謗大起申曰潑浩之惡已絕漫之交未斷吾之所以用漫毋也成渾聞而稱善

李潑文學群名實是後輩領袖矣未以便便作邪論之主也學禁之舉身自為之其心術之邪僻無分於汝立特以重雅之獄情實未著一種議論哀怜不已洪汝諱金字顯弄竄削辭而終不敢請伸丁未韓浩等始敢請伸宣廟歲責庚戌三月請伸潑等光海亦浚斥之至甲子請伸鄭澈時領相李元翼議白惟讓等先請伸當上舍勿伸惟讓而只伸李潑韓西

金應南字介龍洪可臣子棠皆娶李姑女可臣命龍皆上書請
雖各畏其禍及也將金相赴東京命龍之表叔李山海教命龍為

之故士論不若金相替而李相

忱懌字仲怪

調之豫智諫
子官教官

其教兄弟善其無收骸者為棺斂

而葬之當路指以為罪竄富寧士辰得釋光海朝官教官魁軒

白惟讓

白惟讓字

永原人官副學提慈詳愷悌貌如玉人至攸分

別邪正論議直剛不以為屈名重一時所獎將皆賢師

初白仁傑自乙巳禍作久在罪廢中有女子無異為婚問其姪

惟讓曰吾欲以義寧監為婚惟讓曰義寧宗室之孽也其母及

叔母皆着黃袍市井之女願勿婚仁傑不聽竟以為婚既婚其

妻以惟讓言皆義寧義寧由此其惟讓有隙生子春英過鄉市

憾

如從維及獄起其其舅白惟威傲出無恨二跪

云

已丑刑錄二
丙辰曉錄

惟讓子振民受刑與其使下餘人聚謀曰海西守令西人相半

其地多李相第子必此輩誣告也鄭修撰朝夕入求則吾輩

當抗章訟冤擬以柳永謹為疏頭及聞汝立自殺驚駭而散臨

鞫供曰父所不知子何知之有罪無罪證在蒼天覆巢之下卵

豈獨全不必再鞫爾速死哉因殞杖下日月錄與民
亦死杖下

惟讓死後子振民與民在楊州侍墓鄭敵其白惟威李春英使

內官李夢昇密啓曰吉三季去處外議以為白振民兄弟詳知

庚寅七月十二日李夢昇供曰父所不知云云在獄中製跪款

自明既受重校不恤自書竟未果九月十二日死刑錄

白惟讓曰父子皆死在杖隣里知當其禍莫敢問矣處等來治

其妻惟誠往見其妻治是山於至誠惟而問之對曰余是家門孽
屬某也然則汝何痛不見我也窮鄉賤物未及見謁惟誠囑曰
雲翼以逆賊治妻杖殺辨一

曰惟讓四子曰振民與民得民皆有才譽季壽民娶汝立兄汝
與之女獄起汝立第汝復亦逮鞫京獄其奴白石持養獄之資
彷徨市街被捉於捕廳訊問之告曰白奉奉子云者從我來云
按獄之臣入啓曰必是衆議曰惟讓之子壽民也遂拿鞫死於

杖下紀丑

搜汝立文書得惟讓書數度一曰吾之子即若之子一曰鄭澈
誤國小人云上見書震怒拿問惟讓供曰臣之子壽民愚騷
不學而適與汝立家連脊故果令受學於汝立其曰吾之子若
之子者此古人易子而教之之意也豈有一毫他意命配富寧

行刑地川食東更難蓋出於宜弘福之招故也弘福初以汝立之黨刑訖三
後欲開乾樂要宗主人亦有一禁府部事教誘曰汝若吾獄時証人一時名士數三人則曰可解釋何至於受刑弘福以爲然
及再出道指洪口其義則曰自惟讓李陵李浩等數人云於是推讓自絕川會遂一弘福已獄至刑不得面質

柳夢井

柳夢井字文化人

崔永慶

崔永慶字孝元人歸愚堂已丑生官持平司舊曹植門人

公生有異質稍長口無俚近語步趨有法度性至孝丁憂哀毀幾不勝及葬竭力辦油灰三年廬墓朝夕上食必有魚肉大雨不通哭於墓有席將猶未置席石上及來晉陽先忌已逝無肉以祭悲歎終日有獐來入園中齧草呼感也此

初授慶州參奉不就陞除主簿守令都事任即皆不起家許屢

空或勸同力籌浦堰強之不許曰貪富天也此非吾分內事身

無完衣出入借着不以為意

狀行

除司畜拜命即還廬守慎留之不回致書曰固執之病大笑公

復曰通之害亦不少矣

狀行

公陞立千仞秋霜冽日曾次灑落玉壺冰月望之有若神仙其

為氣像風節其南冥相如仲

錄一

晉州有一畝田弟餘慶娶妻晉州故往依在弟家前有大池餘

慶網取其大如盤求慶不忍食至於數年入問其故乃家貧不

能供甘旨老母已逝故不忍食也

掛一錄

歸守愚又號三峯有孝行為石櫟葬父母

語陰記開

見士論多改名利是夢不欲近朝市再授不赴在京時與成澤

有舊渾自坡山人城公行訪為聞其沈義謙文密不復往李州
初登朝人皆謂古人復出公獨言其不然

閔純曰孝元饑寒八骨猶存然曾慥灑落常樂易非安貧樂道
者不能也此可謂的論耶

萬曆癸酉命薦卓行之士崔永慶拜六品官永慶曾從曹植為
清介絕世非其義也一毫不就事親甚孝親沒傾家以葬遂致
貧窶家在城中不事交游人無知者里中人皆種田執之士而
已安敏學敏訪聽其言覺其異言於成渾曰吾里中有異人而
不知今乃相識蓋往見之渾入城委造叨門良久有赤脚小婢
出應入則芳草滿庭俄而永慶出布衣破履寒色蕭然而其門
容嚴重有不可犯者坐而語無一點態塵渾甚悅語于白仁傑
曰語于李州吾見某人還忽覺清風滿袖自是名播士林間

日記 仁祖甲子金德誠啓曰臣謫四川內縣有永慶致人曰
永慶常喜因首不着細巾屨凡而與縣司吏訟辭不見再三
門乃見曰某守令不治汝何不斥之某守令善治汝何不
晉收來見又南汝之拘制士夫凌轢他人為奇行惟其犯則
必罰戒十五日親執贖
奠之具云 醒翁集

永慶與鄭述不相悅述植梅百株於軒前號

慶到述家適不在永慶呼奴覓斧盡斫百梅而還

梁弘灝追尊曹植過於李槐成渾曰逮梁後於學恐而莫不

也崔永慶聞之憤殺不已見申應樂力言其非死救百

弘灝即仁弘妻弟而出入於渾之門使子槐受學故仁弘恨

其弘灝構怨相圖渾聞之曰弘灝設為不善以仁弘而為此

亦甚乎仁弘憾怒於渾訛毀無所不至述永慶行狀曰公其

渾有舊渾自坡山來城中公將諸為及人自渾家返書成莫

同知語我門者不通客公遽返不復往云云

魯西集 永慶
相與起請始於

五經南
大紀來後遂失勢矣

初永慶囚香州獄子聚會獄門幾至千餘人永慶開獄門不
納露宿數日不散人問先生在獄累朝如有一毫動意否否
死生已忘三十年矣又曰食慾最重余拿入東門路邊
綠一欲裹飯而喫油然其心笑似大笑

公之逮獄也一日柳成龍過獄於闕下問永慶獄事如何
醉以手自擬其頸曰被曾欲碎吾如此云蓋永慶恒言
敵皆可鼻首云沈守慶曰人言何足盡信見人將死測然之心
人而同然何忍出此言云
拿入鞫廳風動人有如仙鶴飄然自天而降左右微更莫
不驚動尋恒福顧謂推官曰令不見此老廉過了一生鄭微
笑以扇擬頸曰此漢欲碎我頭如此如此沈守慶遽止之曰公

何以發此言。敬曰：以彼容顏，偃卧竹林間，嘲弄時事，足以得虛

名矣。

李恒福嘗曰：按獄時，現諸人對理之狀，莫不遽遑失措而求慶

則慮折揚撈掠之間，若在自家房室中，神色自若，言語不紊，有

似平居待賓者，然氣魄有大過人者。

石室語錄白以清陰問答

公卓犖有高氣，白髮鬚眉儀狀甚嚴，使人望之可畏。李恒福噴

噴曰：因問囚得見巨人，左相金侁元亦稱之曰：雖在縲紲之中

凜然使人起敬云。

說

在獄日必面關坐，家人亦被逮，同係人奴若失，辭曰：禍且不測，

請指教。公曰：渠當自為我何異焉？終不近委官款，因奴誑辭以

及公秋火鞫，甚酷，奴終無亂辭，委官鞫逆家奴曰：有崔三峰者

往來爾家，耶奴曰：嘗見之矣，其人有二毛。

記言稱公曰：乃以公髮與此相左。

三易衣置群臣間使奴認之終不得公嘗因李潑見逆賊面目
後借友人簡尾相問至是其書下鞫廳問事李卽恒福恐公忘
了譚之起旋於外曰崔某死矣有此借尾其得不死乎公方省
覺置辭以實不加一杖李之力也特命放出寓人家成彈令其
子文潛費米來曰可爲還鄉路資仍言何故見疾於人至此公
答曰見疾於乃翁爾翌日憲府請更鞫逮囚委官令獄卒梓曳
困辱備極

再因供曰李珣名重士林一時年少援爲仕進之路交口稱譽
於臣而笑不答以此爲詆毀李珣衆謗朋興此臣之得禍也

解一

庚寅春成彈語正言黃慎曰永慶居於孝友且有氣節雖多病
痛長處可尚近有飛語極爲無理或有發言者切不可雷同也

其後諫院果有請削之論順以為之慶賀重名於一道今以飛
詔罪之不可司諫柳根曰然諸葛亮首用許靖以收蜀中心
虛名亦不可不顧云論遂止年曰大憲是夏金汝功自南中來
款上疏以證永慶之為三峯成輝曰永慶雖有病痛豈有不識
君臣之義乎汝功曰先生能保其無他乎遂止牛溪在波山聞
其係獄致書鄭潛事力為救解潛答曰來云以清修為節救解
一數非徒事不諧矣事體亦恐未安云云聞其出獄遣子
文潛致辭慰問曰吾輩同交大義未絕恩款未死前一見而今
不可望云永慶敬然謝曰余亦欲更見若翁而死何可得也及
聞其再係而死送米賻表其澈書曰聞崔某死不勝傷歎此人
晚節放倒又不能守其本分然要為高亮之士既無情犯則朝
廷容而置之可也量諫復作竟至再入牢獄而死其可以服人

心子可惜釋西

栗谷門人朴汝龍謂崔失身致敗而牛溪待之或更適厚以書
來嘖牛溪答曰此君初非俗士清修高節有過往不屑之韻雖
有趨向之殊而與我交道未絕所以令我問之及其晚年哭于
沈面頰藥囚係之日但存形骸顛倒錯亂殆不足責其所為但
以舊情勉遣問而已曹西

壬辰柳成龍與鄭澈相見於安州澈問曰人言公亦謂余挾憾
殺崔永慶有之乎成龍笑曰其時見形跡近似故嘗有是言矣

澈愕然寄各
雜記

己丑之獄崔永慶最為冤死故右永慶者怨鄭澈謂之構殺然
澈為委官嘗屢救永慶其無構殺之跡有不可掩者故乃以陽
為救解陰實捨陷為救之罪及之仁弘則又以此說移之於

運以為相者原稿所有景帝之疏又直以彈為攝殺
屢變其說斬次或罪辭集

鄭介清

鄭介清字

人歸國爵

七世祖慶松鹿末合同正配誦羅州其後免後居粉安尹善

介清湖南大儒學問駁博於禮文學者雲集科一

介清本名惟世清為羅州鄉吏其父免鄉移居粉安守沈義謙

農庄介清棄妻子為僧風水術將覽至窠城金錫男墓倉長

髮娶松婢以居後往拜自天作請學天升曰汝天已通何必

學於他人拒不納客問曰何拒之甚耶天升曰君不見其容貌

乎不可相近介清頓首上京國義謙求見科海一置便教其

子楷俚及李希範介清亦受學於淳一愛之如親子弟十餘年

甲申薦為翰郎又尋及勢介清叛付時人欲掩其跡時

致疑焉猶不疑人有言則輒曰介清豈如是耶下友誦

雲山下自言入京數日李希幹妻使女奴問其去就於其僕

曰到京二十餘日側聞谷城有朝吏判以約除復故昨午往

書宅昏時辭還吏判李山海也未幾介清果得谷城焉聞

曰介清本微殘若不乘時立勢難以立身何足怪乎日月

介清叛得金長生疑信未定同差祭官長生欲探耳為問曰

久徒思庵所學哉何介清曰聞其家多書丹故往來借覽笑長

生遂與之絕日月

推問排抑義論介清曰此朱子之說也屬群曰汝何知朱子

朱子亦有言屬說平教嘗曰介清未及之汝立汝立已反之

介清云集

東漢節義晉宋清談說序一曰東漢晉宋所尚不同說
介清者謂唐虞三代之作人只是明人倫而曰王教曰九德曰
大德之行而風化之義人材之盛熙之治後世所尚則百家
兼採而曰申韓曰黃老曰節義曰清談之人心之惡世道之汙
日以益甚其故何也妄謂三代以上之學明其體通其用邇萬
古而可行漢唐以下習事其末遺其本在當時未免有弊此
治亂安危之所以分而學者之所當攝覽審擇國家之所當觀
省體貌者也然而無所取正而心有所係疑者有年及讀朱子
語類有或引利川之言晉宋清談因東漢節義一激而至此朱
子曰東漢崇尚節義之時便自有這箇意思了蓋當時處人便
有傲視一世汙濁朝廷之意這意思便自有高視天下之心火
間飛入於清談去又曰節義之士固是非其意之中當宜足

以敘禍又曰後漢名節至校末年有貴已賤人之弊續此不已
其弊必至於虛辱人老莊又曰建安後中州士大夫知只有曹
氏不知其漢室至於晉宋人物則雖曰尚清高然箇中要官職
這邊一面清談那邊一面把權鈞貨介清之前日係銜者還來
若永釋心有所悅因著論東漢節義晉宋清談之弊而歎其不
知從事乎聖蹟之夢循序乎孔義之規只能非訐朝廷臧否人
物而見事不明時措失當以至於身敗而功頹促亡人國而不
自知其為非也故因著以為說

節義清談說曰東漢節義較以功名則其高尚猶可以激發起
但晉宋清談視之謀利則其氣虛亦足以矯情鎮物其未知從
事於聖門而不循義理之安於空慧急氣之護以至於亡人之國
而不自知其為非也則亦無補於世教也較然矣蓋節義底人

其心而視天下而傲睨一世出乎禮義之規下者性命之正使
天下之人皆有以自是以非人終至於群疑並起睥睨神堯至
聖之類則只是隨波逐浪底人自以為不要富貴能忘貧
賤然而這一邊雖似清高那一邊實未免招權納禍亦便一世
之慕效者相率而為矯虛浮誕卒無以為振作恢復之策以成
其纂承之勢蓋其節義慕巢許清談祖莊老而到底為弊至放
如此原其所始皆不知有明德新民之學而獨善於壘倫之外
不求其視聽言動之理而自逸於檢防之節是皆其世之所尚
其得罪於聖賢中和之道則通萬古而猶必一談之為國者
其可鑒而為學者亦可戒哉

公篤信好古隱居教授弟子日進公在弟子行鄉飲酒之礼在
大安學舍升收柳夢井陘而觀其禮款曰三代之禮在此為

卅訓導

日本將百變上憂之問群臣誰可任將者頤田朴萬壽之曰
鄭介清既以儒術致名而實有將帥材其人真可任將

公素不與議鄭澈之為人或言其清白操可取公不答但曰有
其人歸正為行非正人也澈聞之深怒之未久有鄭某立上表
事獄既成澈令群邑廉問罪人黨與當捕者人皆曰雖卅
人有五六輩發告公其罪人通狀

公致後柳相成龍白上曰鄭介清平生以經術行表自勵偶
然因一著論卒至滅身云

公有著簡手記九卷愚得錄三卷上覽之曰此讀古人之

書留者已下縣邸給其家皆失之推尋得錄僅三卷

介清夢寐之黃鐘之類等人品有為下世更有元從而

則一也介清則放湖南人中元有名稱平生以學術行檢目仁而因偶然一篇之著論以至於滅身宜德潤輩千里裹足而羅

叩閤訴寃也

西崖集請
仲雪啓

一番通人問事上常規數句尊稱書辭中例談云首 宣廟罪

介清以此

愚得錄此終一閱儘有見得處儘有說出處可見其讀書用工之實不如是以趨鄉卑微之蹤安能登仕藉為一時之聞人也哉然其本出思菴門下而思菴被斥東人之後趨附時輩故得其吹噓至於超陞六品則其所行可知也其與李山海書有陶鑄獎拔超授匪據之語又謂明道并用熙豐之心得試壯者相之手云則以癸未比之熙豐豈不悖哉其不可論篤而與以之者明矣彼雖以不負思庵自明而其向背之著於行事者於

有不可掩者至於節義清談之說以其先後所錄諸說及羅德
潤等疏觀之其為洪千環輩而作無疑矣蓋洪目是文人才子
豈肯屈首於訓導之繩墨哉始則嘲戲之既愛其禮之罰則忿
怒之無恠也洪輩必評論

為節義改為此說

托於朱子以相排耳然朱子惟獎節義特言其末流之弊而此
說則獨舉其末流之弊以作節義之全體清談並數而故之
於七人國之科可謬矣只因李固竇武後賢責備之論直以
為非節義而以群校并起睥睨神鬼只知有曹氏不知有漢室
者皆為節義之罪大違朱子之旨南軒以為群校并起睥睨神
器而未敢却視者一時君子之扶持力朱子以為只知有曹氏
不知有漢室者當誅殺之禍有以激之令此所引非但有違
於朱子之直其朱子南軒之論相反而乃自托於朱子之旨以

明倫彙編

附見諸人

金守

善州府

尹廷治

年奉
初

宗督

卷四

吳中

勇羅

1

金憑

死上
有靈

百鍊

100

申
言

511

7

辛卯時事

平韻

月

衛生

德仁

五

人上

疏
說
卷

郵政

國

上引

地
問

吳國

刺
目
為

大五

光夜

潤色

具誤

國事

...

上
日
西

也

置為銀印仁孝元氣印 完

二十九日吏部奏稱李增因推為銜通特旨左相柳成龍
兼吏判崔興祿為吏判副學李誠中為忠清監司行護軍李海
壽為驍將收使

左相鄭澈光日 月

先是柳成龍初拜相從兄鄭澈曰吾輩受國重任當任大事方
今後國宮多王子本末是選儲之策在於廟堂吾輩不可不力
請澈曰願相從之乎以龍曰吾兩人為之則領相向不從乎澈
曰諾乃議于領相李山海約日舟會于閣下山海不至再約又
不至蓋外順朝議而內行護間故也時金嬪有寵生信城君
上奇愛山之海綿結金嬪兄公諫揣知上意即在至是約其
公諫欲使其子廢公先往公諫家保而山遊家以意報公曰

大監將欲赴會忽有所聞杜門涕泣莫知其由云金佖

親問鄭相將請建儲仍藏信城母子故周知

而為云耳公諒即通金嬪金嬪泣訴上前曰鄭相欲殺吾母

子上曰鄭相何故殺汝母子耶金嬪曰先請建儲然後殺之

云上始疑之而鄭則不知後日經造首發建儲之請上震

怒山海再三嗆咄退縮不言成龍亦終無一言副學秀誠中大

諫李海壽曰此非獨鄭散之言臣等之所共議者也散出見大

忤上意松江年譜曰月錄松江鄭散建儲請後上大恩臨

削罷李誠申出補忠清監

時山海其公諒相密權輶有詩曰漢代丞相七香車驕之夜入

金張家日錄江上問卷曰上大恩曰今吾猶在請建儲

閏三月初六日憲府初更曹正郎柳拱辰素無行檢多有趨附

濁亂之事檢閱李春英為人浮妄造言喜事自儒生出入宰相之門請嚴

大司諫黃琳等以論啓之際僚議不一避嫌持平全權啓曰方今朝著不靖人心疑懼固鎮定保合而適有論列益啓騷擾臣之所見不同故以後日議處之意答廷云諫院以是托道權請出琳等

琳等連前啓上曰濁亂何事宰相為誰造何言喜事何事回啓曰拱辰趨附收領敦寧鄭澈宰相即澈也春英藉外舅白惟威之勢評論朝廷一時進退之權出於其手矣答曰依答卿月

拱辰等既得諫院於是先以不即論鄭澈為失避嫌遂以十罪四日合司啓曰鄭澈性僻多疑好同惡異汲引所好廣植私黨群聚其門日夜如市查是朝綱恣行肅臆威制一世莫敢誰何

至於闕中為政私招銓郎指揮注擬使之停留政事欲引外任
之同志則陰喚言官故以微罪彈論且其宋翰弼兄弟結為者
心腹擡置鄉家及其下教捕捉歸罪倚罪猶且置置之請張
論議自 上判決之訟制訟官必改改決丁巖壽等拿乘時
巧生救解之計密令淹留中路不即就訊使臺諫論執等而上
章加以縱酒荒色蕩敗名檢國人賙之因念羞耻外假譴浪竇
肆媚嫉及其肝腑盡露無所自容而猶不果戢浮薄愈其請罷
職

舍人白惟咸締結鄭澈為其腹心主張時議擅弄朝政進退在
手威福由已聲焰益熾紙恐濁亂請罷職

上曰私招銓郎彈論外任的指某人具看顛末以啓回啓虛櫻
為吏曹即時私自招去外任則閤定舍崔洙金辭美 答曰相

職既免不須罷白惟咸事係啓

十六日鄭澈事依乞傳曰古者罷黜大臣榜示朝堂而諭天下
所以昭示罪狀於國人之耳目而懲後人也今此鄭澈罷職傳

旨榜示朝堂

并日
月錄

時兩司請以澈罪按榜示朝堂承旨李恒福只奉傳旨而已基
諫以恒福為沮格不行劾罷之黨禍將作澈為禍首凡朝士有
人望者率一切陷入設為三舉等而有修饒者將將恒福竄黜適

有赦者獲免

白秋
年謝

六月都政更嘗擬推咸拱辰於學官望上震怒下教曰惟咸
等明奸黨邪弄權亂政溥示譴罰於身幸矣饒雖其職叙尚未
下乃敢隱然擬諸師儒之望誠余深其故以此輩冒濫出文
學迪多士俾皆學其所險之術耶問何官出言擬望乎以正郎

尹璩先出言為對命同登堂上推若璩拿囚原情上以為有
指喉之人詎於不實則刑惟更問仍銜削職

於是兩司揣上意以鄭澈曰惟或柳按辰李春英之罪極其
奸凶而不即正罪引避上答曰鄭澈之他罪惡姑告勿論

惟其陰囑胡南之需掃盡一代名卿士大夫之與已者悉誣之
枉逆賊之黨期必屠戮盡而後已及其奸謀未售奸腑將露
自知其勢窮事迫又張臺諫貲制君父終得以害其志惟此一
事求之古茲鮮有其信其心之慘毒殛錙為下念之令人氣塞
云云

大司諫李元翼奏義士功在外掌令趙仁得尹璩疏持平李
毅鄭光績大司諫洪汝諤權文海獻納金敏善正言李挺
臣尹璩善合啓曰鄭澈本以剛愎之性常懷怨望之心棄國家

不幸之時而居非禮之任謀擅國柄廣植私黨蒙蔽天子
締結陰險以傷人害物言之至收政廳即官公使召去使
下不得為此車轡已徑同列大臣視如仇敵外若親厚內實相
嫉入侍天威之下莫李山海有若同寅協恭若然忍行欺罔至
右之人莫不駭愕且收摺廣之中呼柳成龍姓名顯加侮辱黃
慎將赴北評事而急收進用托以望輕論遽旋即膺通清班全
辭閣定命崔洙方為守令乃以微失劾故其誣上行私至此
極高敦俞凶奸陰孽府庫多年而善於推占相謀為密擢置頂
玉之列洪仁傑之居官別無辭績而以結婚之親過實獲特至
陞堂上與朝議兄弟實是叛主之奴而匿諸京家至於妻妾是
處凡百由謀秘計無不謀議啓下已決之訟迫令該官改決丁
嚴壽等傳疏實非多士所為敵二三門客承其指嚙以其成謀

誑聚若干人充載疏幸賴

聖明洞師其奸俞通相職以示昭薄

之意為澈者當杜門謝絕之不暇而日聚私黨盡施謀議公

辦酒肉官駭妓工往來游宴放江湖此果獲罪 臣上遠伏惕

慮之意乎至効置其職榜示其罪之後惟不知戒慎行閭里

出沒諸處遂竄尤人無所不至或以削罷勲藉欺視功臣其他

極凶極悍耳不可聞口不可道之說爭相煽動將舊國家無窮

之禍周測之罪可勝言我請削職遂竄為植黨專權脅君擅

國者之戒曰惟咸柳拱辰李春英等交相朋比濁亂朝政請并

俞遂竄 荅曰依啓

澈配明川餘配西道 上以澈大臣俞移晉升

諫官啓曰惟咸等定配時敢生營救之計或西或南擇其便近

尾四箇禦魑魅之意乃如是乎請罷禁府堂即於是改惟咸慶

興拱辰慶源春英三水

二十五日兩司合啓鄭敵罪惡靡有紀極而苟非黨非為之助
張聲勢則敵無所售其奸右贊成尹根壽性本輕佻加以險邪
自火交結戚里當敵之檀國用事奔走其門有同奴隸陰謀詭
計晝夜共議且與白惟咸結為婚構益固朋比之勢判中樞洪
聖民外飾儒名內實陰寇初秉銓柄擅趙憲謀為網打士林擬
之計及為憲長百計構陷託於翻獄之說或陷相臣於不測之
地平日所經營莫非助成奸寇之勢梅能異已之說 聖明洞
燭出按南服常懷悲對凡百機務亦不任意及以勳盟上未激
極力圖昌遲延不敘驪州牧使李海壽賊邪毒見其清議常
懷惡懟快不已鄭澈得志之後拜勢相依以助而善類為陷
策以汲引私黨為意務以謀害相臣日夜經營狂矣已事

於公卿之門遍探可否為正論所折終不得遂襄陽府使張雲
翼本以浮薄之人性且陰險奔走權門如醉如狂為激厲大恣
行嗟噓此四人等為敵羽翼請並削奪官爵 荅曰依啓尹根
壽元勳只可罷職

又所啓鄭澈之罪大惡極國人之所共憤禁府之配明川已為
可賤目 上移配南方便近之地距本家數日程其黨私黨
交相往來謀議有不可測請改配兩界又論尹根壽罪狀請削
職依允

七月又因臺啓竄聖民于富寧海壽鍾城雷翼稔城

改配鄭澈于江界

初鄭彥信之謫甲山也府使申尚節待之頗厚御史白惟威廉
得其私書以責之欽并陷鄭未果人多言鄭澈惡也及澈竄江

界府便趙環亦尋獲為臺諫論之憬下吏人以為報恨感果
東西之禍至此酷矣新澤

七月初二日兩司合啓其判黃廷或猜險貪婪此輩鄧陞不可
勝言自托國昏之後益甚人或警之必忿然曰不過失兵判耳
勲府尚存石承旨黃赫自火無賴不容人類自言鄭澈雖失勢
我則托昏於國山海成龍早晚可圖不患澈之不復入此父子
朋奸堂邪堂々國家下婚無行之族乎戶判尹斗壽構陷羅鐵
羅鐵無辜無非此人所指畫左承旨柳根時政錄柳根
視冷炎雖澈之奸疑其反側而不信根乃氣附鼠伏方在表中
昏夜伺隙黃海監司李山甫締結權奸合為一人司成李洽趨
附諂媚無所不至人或言則攘臂大言小人之名吾自當之
金曹正即任鑑一從指喉謀陷大臣禮曹正即金禮陰禍朋比

由護松靈高山縣監黃慎托為反獄之說誣陷大臣使其計得
行則必至空國而後已及其初外快憤怒司果具寇秘跡出
沒造為無根不道之言請並罷職 答曰風聞之言不無失實
在則乃元勳蓋赫宣如是乎尹斗壽寬學有才智柳根文粹之
士余甚惜之此四人不可從李山甫已下休啓

月

尹斗壽之方被劾與根壽同出城待命適遇李元翼芝門素相
密斗壽欲歷見根壽止之曰彼方主張時論朝多讒者不可尋
斗壽曰舊情不可忍彼且迫於群議豈得無情者乎朝多讒諂
不可不叙別遂通名東人執論者方蒲座間之大駭送入房
中斗壽見元翼寔懷時略不及時事告別而收元翼大有憐

色

臺諫又論黃廷或等四人至此金安老三黜三人之引紹聖之

事 答曰兵判多有施措盡職之事无咎高之人有何不足
而肆行貪鄙乎黃赫火時雖或有放飛花柳之實不足深咎銀
臺貪鄙等語風聞失實耳壽誠可用也初根輕疎不遺一詩
人余嘗愛其才大緊去遷已去餘黨結自餘諸人隔滌收用
務令鎮定未為不可不允兩司必欲去斗壽赫等連啓至請斗
壽赫遠竄黃赫得罪朝廷國體不可下行於行同狗彘之輩精
改定 答曰婚事匹夫不可失信况十乘之主乎斗壽竟蒙

原赫削職日月

是歲春斗壽因請奏聞倭情使臣金應南之回 上嘉斗壽

先是特命放還臺諫請勿放 上命移配廷安日月

八月初八日又啓前更議補將汲引領邪布滿朝廷請削忠著
監司李誠中士類中人其間漸謀論舍人異性傳好生說異之

議者持公論黨援鄭澈免請罷 答朴漸李誠中依啓而性傳

素多人言出於賊招賊札者非此一人近十年徘徊外頃者

一再入侍為人甚陰險不可只罷削奪官爵上同李誠中為副
當時上制論建儲

事初二
由此

七月初五日又啓廉壽壽拿來時臺諫權奸指喉論執不可

請並罷依啓大憲崔暹執義成泳掌令沈喜壽曰通所耳申稟

萬俊民大諫李增司諫吳億齡敵納白惟成俞大進正言姜燦

李沆也

七月十七日傳曰奸臣鄭澈所構陷排斥者亦有其人先收叙

擢用日月錄
時政體

七月二十日禁府都事李台壽到順安馳啓鄭澈病重不能趨

程押去 傳曰台壽不畏朝廷押去奸賊不嚴任意自行徘徊

留連拿鞠道他部事押去鄭澈賦性狡猾好盡既到配所交通
雜人未知作何罪狀嚴加圍籬可也

大諫李德馨避嫌略曰近日言論方請奸黨之罪而小臣妻父

李山海之名連出於彈章隨卷論列亦有所碍請通不允

九月臺諫洪汝諤啓崔永慶為吉三峯之說不過鄭澈陰囑梁

千頃兄弟及姜海壽使之做出而殺之請拿問千頃等依元拿

囚嚴刑千頃引任禮臣等十餘人獄官不問仍鞠千頃以輸情

為限千頃妻姪兄奇孝曾謂千頃曰殺人之律當分首從為首

者獨死而從者例減死此事必引鄭澈然後汝可生矣千頃遂

引鄭澈乃得減死決杖定配並死於決杖之下

姜覲改海之衣帶疏曰誣服臣姜覲臣於洛中偶然傳聞傳說故

金克家克家傳說於應麒本非臣所便若以傳說之罪定罪則

臣不無嫌若以誣陷之罪行法則中本原松云、錄月

千頃着微時李恒福居閑得見其供辭當初互相捏造兩邊分

明是千頃等而為始信前日醫長至腹等輕合之說定千頃

等所為矣白秋集已丑
託事下段

甲午追奪鄭澈官爵

甲午五月前縣監權愉疏曰奸臣構陷林下之士快其私忿故

悲於國云、上問為誰對以崔永慶十九日表人鄭崐渠上

既辨証不報傳于政院曰崔三津之言其時賦招則有之鄭崐

則予親鞠之緝無此言矣宗稟疏
云云

二十日傳曰故司畜崔永慶奸臣扶掖構陷冤死獄中追贈伸

冤事下之曾於是兩司論鄭澈構殺永慶陽為救解陰竇陷

請追奪

二十七日正言朴東訖避嫌啓器其時自上下未處極其
詩激對以爲甲兩年流傳之詩且永慶不能詩非永慶所爲
上曰永慶何如人激對以居家孝友又尹斗壽新爲都憲激
書曰年火章爲此論領力過之若以乘機陷罪之無乃冤乎
云云答曰予未知此事亦未知某人所爲但永慶爲毒物所
害明矣予命放之而竟不得免爲死於獄中加以自死之名
天地間其冤極矣噫予朝爲當選之人也故欲伸其冤於予在
之時百年後雖故見無憐色矣若其是非自有公論難將一人
三極得天下目如予昏迷之如坐針氈上何能知之

六月諫李諫司諫李尚毅獻納崔灌等避嫌啓曰鄭澈削復忌
尤損候是事非陷異已睡眠必報常恨崔永慶斥言其奸狀扶
懷懷念趙京遂臥之憂做出無形之說遂成其獄及其排究無

形自 上特命放釋則陰喉言官更生罪目竟死獄中臣等欲
論散誣殺善士之罪而正言朴東說有異議以致公論不張云
云 荅予曰自沅涕卿等何必辭府啓請李賢李尚毅崔瓘
出仕東說適差

大憲金顯守執義李時光掌令沅河源奇自取持平朴宗奭
諫院合啓請追奪鄭澈官爵副學金功等劄論理日不已

八月憲府啓崔永慶常以鄭澈為素性小人散心常銜之做出
無刑之言一則曰吉三峯二則曰峯三終曰崔三峯是永慶永
慶既死之後猶未快意反以理屈自盡為言雖祖珽續百升之
雖南萊成走肖之議亦不如是陰慘鄭暉者敢運私託抑止公
論不得不論此一人以扶國是 荅曰鄭澈論之恐悞口置之
可也

王堂鄭暉兩司尹昉申欽李慶祚李時教申慶晉李晔光趙翼等立異見逆

十一月日西司合啓依啓傳曰故頌敦寧府事鄭澈以蝸之蛇性懷鬼蜮之謀毒氣所鍾惟以傷人害物為事頃值逆變入東朝權幸國家之禍以為一己逞憾之地廣置小牙多張網羅或使山野陳疏或令臺省上匭章親自指撻打盡異己凡以睚眦被拑害者不知紀極姑以著者言之崔永慶丕一林下士無其世事而任其平生嫉惡如仇常以敵為素性小人澈心常銜之至於樞府會議之日倡說嶺南有盜出入黨逆者意指永慶教起大獄因以盡陷一道之人適有司之者遂說不行澈乃曰逆逆臣于嶺南御使具便之且向于中經有永慶惡家欲殺其言以成構禍之謀而其家不為証訴奉便之人亦不從澈意更其

其黨造作飛語一則曰吉三峰二則曰峯崔三而終曰是永慶也自倡自和使作尋常說話傳播國中。人皆能聞。然後方抬起。獄自上察其冤枉。特命放釋。而又喚臺諫請鞫。至放鷺山通。道越境相徙。為言其言之陰譎如此。敵又於稠中葉醉以刀擬頸。曰永慶於吾欲如此。其處心積慮。欲為報讎之計。集亦自不能掩覆也。百般羅織。竟致庾死。雖祖珽續百升之誣。南袁威走肖之讖。亦不如是之陰慘。其恣行胸臆。傾危賊害之狀。昭然甚明。有目皆見。有口惟念好惡。出入人罪。雖出於賊口。於敵意皆言。而好則必為之申解。如南彥經之類是也。雖不識賊口。而欲其所惡。則橫被口語。以死崔永慶之徒是也。至於其國之公議。日憤則乃曰。上意如此。我輩無如之何。快讎之口。而致之於上。其為用心可謂巧且慘矣。云云。

吉雲節獄 撫安教文
芝峯製

三十四年辛丑六月初善山人故直講蘄海之子德俞即汝立
三寸侄己丑蒙恩安置洛州至是善山人吉雲節潛入洛州與
德俞密謀不軌為德俞妻所雲節遂先發告牧使趙徽拿送
德俞于京斬之兵使安衛前水使金億杖弄辱連被逮教有還
御史于洛州撫安民居雲節以先告蒙赦其後以恩賜不加頒
怨望還囚處斬雲節頭有三角兒名三峯必是吉三峯云 日月

己丑黨籍仲雪 鄭介清
祠宇附

辛卯九月姜海梁千頃獄後副學金誠一請雪崔永慶冤死命

議大臣復職 記丑
鄭澈竄江界詳見

癸巳還都聞永慶妻子飢餓將死命該司給料賑恤十二月澈
澈卒

甲午因權渝疏贈永慶大司憲疏見上

辛丑又景肅與後兩司請治永慶再轉時臺諫傳之云貴春崔

洪宇等疏請伸鄭介清李滋李浩柳夢井曹大中等不允并詳下鄭

仁淵用事

丁未韓皓等請伸李滋等之寃見上李滋

光海已酉冬金祐成羅德潤崔洪宇等請李滋李浩鄭介清復

爵曾已復還籍柳夢中大中伸雪不從後又以德潤為疏頭再疏

而疏中專攻鄭澈謂之權奸至舉澈之子宗瀾戲敗伸寃之事

本道公論百計攻之云日月

自己酉始發三司啓請李滋李浩白惟讓鄭介清伸寃每以

三年之內不敢輕議為答改傳啓至庚戌二月附廟後三司

發連日論啓至五月尚議大臣大臣收議遂適因逆度有大亂

不得更啓已丑別錄

仁祖甲子請伸鄭澈時領相李元翼議白惟讓等並請伸雪

上俞勿伸惟讓而只伸李敬

鄭介清癸亥反正後追復官爵建嗣字於務安 孝宗丁酉宋

浚吉啓請毀之本邑焚其位版撤其寸瓦作馬廐 肅宗乙卯

道內幼學羅績等上疏訟冤

初 孝宗戊戌尹善道疏云 應校李端相疏介清伸理只

伸其非頑逆賊也背師友累親密逆魁之狀則有難自掩雖孝

子慈孫安可誣也肅宗三月丁巳右議政許履啓請還相李元

上特命弘文館體述愚得錄辛未復建紫山書院庚申秋復毀已已

答幼學安敏儒等疏曰已令設官稟

面啓介清之人品高下文行有無姑置若乃一鄉之尸而祝之

雖無甚關於朝家曾於五十年前仁祖朝已有毀之之命掩
置廢及至孝廟朝因藩臣馳啓詢問公革當否孝宗時
命掩中明先廟成命即為毀撤到今十九年之後敢有云事
甚不當云傳曰觀此啓辭斐羅續言大不相同

丙辰吏叅李彙疏曰宣廟朝崔永慶復職鄭彥信復爵而使
事方慈白惟讓等未遑昭雪仁廟反正李貴先等完李彙

李治鄭介清復官爵又復鄭澈官爵兩平之論已入國報
孫上言請復爵介清門生後學請復毀請收議施行云云
儒吳相玉等疏鄭介清書院復設事答曰後吉別生如曠
能之計使安靈之地泯不得香火在相權大運石田許得也
議後命介清書院復設

戊午朔儒徐國寶等疏請賜額特為賜額

庚申開儒柳景瑞等疏請毀祠且治兵相王楊夢舉等具
上之罪全羅監司狀啓有日始命熟去者仁孝兩朝之肅也

建請復設者賊鎬輩群奸邪論云大臣收議後命毀鄭介清

郭詩全彭齡等祠院羅續安敏儒吳相王楊夢舉科罪朝野記

孝宗戊戌前工曹叅議尹善道上疏略曰歸者鄭介清之事臣

非詳言只言政院終不上達其子孫之疏壅弊言路之非矣而

適有群起而吠之令復詳言則其為紛擾必十倍於前日直欲

殺臣已後而抑恐殿下亦以臣為友難矣然臣之愚意則以

為鄭介清之事有關於國是非細不可不明辨也臣知其然而

不言則其負我殿下之罪殆有甚於彼輩之有所係各將詳

巧飭欺罔聖聰也是以臣不敢違順讀之誅而致款畢下日

之說故分總釋逐條攻破為其言曰有聖節有證來曰

目之則彼此真偽曲直何難知也然昔人以斷輪而諭至
以牧馬而諭養民 殿下苟能覺悟於此而以三陽反則齊威
王之治阿即墨而群臣皆限莫敢飭詔國中治者不難致也
殿下苟能覺悟於此而己一識百則周文王之王赫斯怒而安
天下之民卒為周宗者亦可及也然則臣之此言不插為鄭介
清而教者蓋亦明矣噫介清見嫉宵人酷被賊泆橫死於己丑
之獄幸得伸雪已至三十六載而到今攝誣百倍已丑者何也
介清薰陶 列聖之培養沐浴 列聖之清化振起蒙養萬學
力行識遠業遂為世所推非徒士林之師宗名卿薦 聖主
旌招非一非再則決非凡人也凡人無辜橫加惡名亦是勅矣
故賤臣心六月飛霜庶女呼天三年枯旱况至行在身會
所重之人而重泉之虎繼雪後世之誣益酷則是明時之所當

然者耶所不各就者耶所必明辨者耶所不必明辨者耶臣聞
介清本賈乃嶺南欽城人也介清六代租可勿罷走以高正
謫配羅州其時配者必役於官令之所謂鄉吏是也其後免役
卜居務安世無顯官謂之寒微則可也謂之官屬則不亦冤乎
官屬即官奴之稱也官奴賤隸也我國鄉吏子孫則為卿為
相赫世冠冕者不可勝計奴之其吏等級固天淵矣况書院之
當建與否只當論其人之賢否不必論其人之世系而上年廷
臣宋濂言登對時首言介清務安官屬也此非言徒誣罔似非
君子之辭氣也賢為務安官奴則是隱隱者也而其罪大矣已
丑構獄時委官鄭敵同福疏儒士嚴壽羅州主人洪子環壽以
無為有罪非成錦可後羅織之時之不舉此而添一罪乎案如
何乎又云後令乃有此言也其言之非真而實出於構捏者不

難知也况李端相固其後吉最相親密一而二二而一者也其
欲構鄭介清之計必講之熟矣定之久矣而李端相之疏即曰
鄭介清羅州鄉吏之孫也二人之言何若是之不同也此兩人
之真無的知定見而從事構虛捏無灼然可知也抑端相初與
流吉同謀定論而後聞子孫呼冤士林公論亦有不可抑勒而
使之沉默者恐 聖明覺悟而以為非故不得已以實言之而
不覺其與流吉異同而終為賣後吉乎故相臣朴濬榮本生而
年至三十一登丙歲庭試壯元甲子由直提學陞承旨乙丑利
父司憲戊辰為元判庚午為更判壬午入相介清己丑生朴濬
不過年長於介清六歲也介清以肩隨之年豈有定為師生受
學之理哉雖欲受學而朴濬年未三十豈有誨人之理也而又
其三十年以後則長在名宦居京介清居鄉朴濬雖欲教介清介

補錄欲學在朴淳其可得乎介清私稿愚錄中載抵朴淳書數
 篇而其題目或云吳思菴書或云三思菴書三之類辭多稱後生
 某或只稱某而不稱門生據此則其不為師生明矣宋浚吉登
 對時誦金長生之言曰鄭介清於朴淳有師生之分而及朴淳
 罷退後反附托攻斥朴淳者又曰金長生公會間與鄭介清相
 語曰知朴相否介清荅曰聞其家多儲書籍往來者考云此則
 以背師為介清之罪案而介清之於朴淳本非師生顯有證據
 明白無疑其所以欲加背師之罪而勒為師生之說明矣而亦
 未免同故於誣罔也李端相之疏疏曰朴淳嘉其舊志嚮學薦授
 羅州教授為朴淳門下人介清之為朴淳所教育舉世之所
 知云其以下曰背師反覆云細者端相之言則其意蓋以薦為
 羅州教授之言因作為朴淳門下人之說以朴淳門下人之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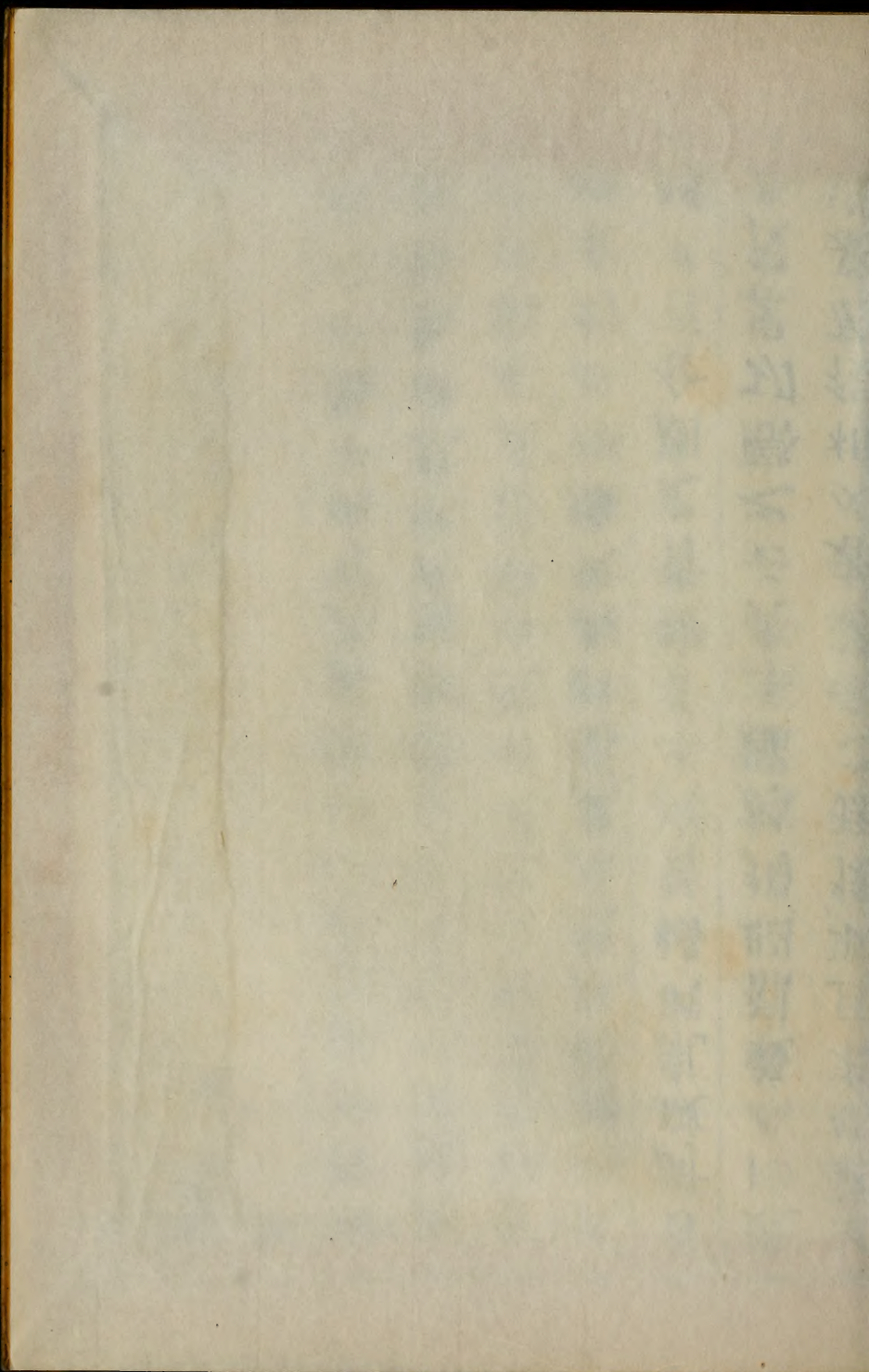
因作為朴淳所教育之說其傳會首且之意可掬於文字之間
而其必數以背師為其罪而巧作此語斷可知也至於四學儒
生之既則介清本以羅州鄉吏之孫讀書甚勤能通文義翰
臣朴淳愛其才輩館置於家顧待備周功之以儒家之書勤
教誨者至於十年之久自此介清文詞日進儀觀頗異於子昔
云瑞相之言比浚吉之言則既多敷衍增益夢疏之言敷衍
增益此瑞相又措獲其所以隨意造言若死顧忌可知而古之
所謂教加之罪何惡無辭者正謂此也况以門生反其師言而
為士者之大罪案介清實為朴淳之門生終背朴淳則已非
羅織之時豈不以此添作一罪案而令始提起也其言之誣罔
此亦明證也但介清與朴淳同鄉朴淳細知介清學行異之相
善宣廟嘗憂兵亂之兆一日於榻前謂曰苟有佳兒誰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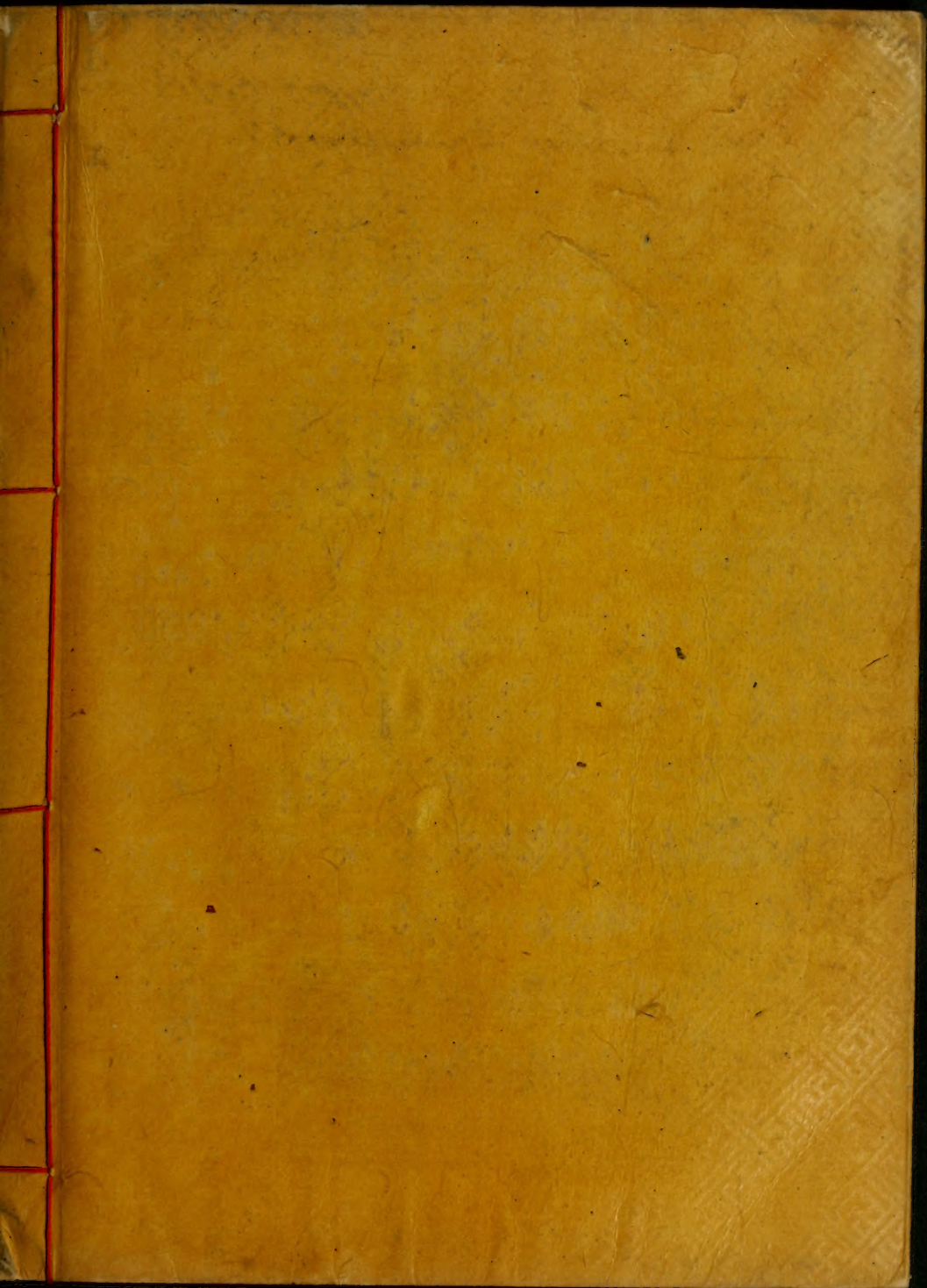
為元師者朴厚以大臣對曰以臣愚見鄭介清可謂八道都元
師矣臣其觀為人不起學行其人物才智雖有出其右者云此
語載於朴淳日記云矣然介清羅州教授非朴淳之所薦授也
壬午年間朴淳并伴羅州其時介清門生羅州士人羅德浚德
潤等書劄于大安祠以為藏修之所一日德浚等設鄉飲酒之
禮奉介清為尊賓朴淳鼻聞而往視之美其禮密之盛而歎之
曰古禮之行乃見於今日豈非盛事也此州乃人才之府庫而
徒無嗣章領得先生可以變化士風遂封疏上聞除介清為州
訓導介清再三辭之猶未見許不獲已強起赴任蔽古人師第
之禮而施教自小學及呂氏鄉約聖經賢傳以至聖理大全心
經近思錄間以家禮儀禮二記者書講之教導行之歲餘孝悌
禮義之風一長於鄉黨之間而一時文人才子以詞華自高者

環聚而嘲戲之有校生洪子環者自於文翰一不入校介清告
于牧伯施以楚罰遂致含憤而介清不以介意未幾柳慶昇進
去介清亦辭教于家安東金誠一來必慶昇以札軌請介清願
繼其職介清寧辭不至此事始末尚在介清家某朴淳薦為教
授之說亦注也然介清與朴淳交通終終不虧其義理上問答
必咏間酬唱皆在介清私稿中令之所謂背朴淳而而托攻作
朴淳者其亦誣矣且介清既與朴淳親切如此當金長生某能
相問之際彼既不問師生與否則師生與否固不當辨矣而似
應言與朴淳交通特厚之說矣豈但曰欲考文字徑來而已其
所謂問答之言無乃改其詳著其畧教為介清之罪歟抑或而
傳語之間存其詳而記其畧歟是又不可知者也然既非師生
則雖曰為借看文字徑來其言何害於義乎介清家世貧賤自

少固窮山林一室自守專心致至於學問不事文符一時自卿
薦辟不一而介清潛心隱趣不求聞達萬歷丁丑宣廟朝其
召除光祿奉庚辰除廷恩殿奉甲申除司禮奉辛酉除
昭格署奉奉辛酉謝即還是歲又除校正郎廳從仕十餘日
丙戌又除童蒙教官甫謝即還丁亥除典牲主簿甫謝後上疏
陳明道德亦入本之說宣廟備忘記曰觀此疏章得聞聖論
良用嘉焉前日亦曾疏陳前後眷之忠尤為可嘉予雖不欲
當加體察鄭介清可陞叙曾聞有老親不得供職云陞近邑守
令除授仍除谷城縣監勉赴任而老父在家邑養久嘆八閩
月而適故蓋其時守拙喜靜行世絕火其不為厯抵各流奉尋
往還推此可知也其遊戲鄭汝立雖在同道相距三日程而志氣
不類出處殊跡初無相見之路校正廳從仕之時適與汝立公

並同校僅十餘日而歸林下豈有私學之交密意也其後坊
衆相從之事而李端相疏曰介清數其汝立會議於山寺汝立
曰古今惟伊尹為聖之和者何事非君何使非民之語十分浩
動在後生最可法介清曰士當以仁義中正根心節義落腔
一遵東漢之末亡國是也噫其汝立山寺會議而主何事非君
之語則情跡殊可疑其時實有此事則同鄉之姓于環寺隔
也之于菴寺寺萬無不知之理而自羅州構報之時及羅香
官羅繼之際何無一言及此且節義落腔一遵之說實與汝立
相確則是亦陷介清之奇貨也于若壽等疏中以介清兩着其
漢節義晉宋清談上偽加排字以為當著節義一疏以惑後世
生云之時及委官鄭澈啓曰介清作排鄒義之論惑亂一世之
人心其為推託有不可言渠既以節義為排則





7